

目录

与服事者的交通 

第一章 关于神的说话

第二章 关于真正的一（一）

第三章 关于真正的一（二）

第四章 关于异象

第五章 关于有相同的爱

第六章 关于四项规例

第七章 关于认识复活的生命

第八章 关于一个失去的异像

第九章 关于信心的问题

第十章 关于由死而生

第一章 关于神的说话

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神的话并非完成于摩西五经或使徒行传和书信，乃是启示录这卷书完成了神的话。然而，启示录和其他六卷书(包括希伯来书)，乃是到了主后三九七年才被认定为圣经的一部分。(在此之前，在奈西亚信经制定时，只有五十九卷书被认定；因此，该信经没有提到七灵。)今天，对所有基要派基督徒和对我们来说，神对人的启示已经完成。然而，圣经的意义多少是隐藏的；此外，圣经也被罗马天主教锁禁。路德马丁将圣经解禁了，但其意义仍然模糊不清。圣经到了十九世纪弟兄们的时候才真正成了敞开的书；然而，这只是起初阶段。他们之后，神话语的亮光又借着其他人带进来。

奥秘派人士看见内里生命的事，但因着他们的启示不完整，他们的著作就不平衡。我认识一些华北的姐妹，她们虽得着奥秘派人士的帮助，却被误导了。但你若知道如何使用他们的著作，那些著作是有帮助的。然后有劳威廉(William Law)，他大大改进了奥秘派的著作。慕安得烈(Andrew Murray)跟随劳威廉，并改进了他的著作。慕安得烈的书'基督的灵(The Spirit of Christ)'是一本杰作；虽然他的'住在基督里(Abiding in Christ)'写得差强人意，但就着这个主题一住在基督里一而言□无人超越过他；尽管戴德生(Hudson Taylor)紧追其后。还有开西大会(Keswick Convention)的开创者史密斯夫人(Mrs. Hannah Smith)，和传福音者如司布真(Spurgeon)、慕迪(Moody)、斐尼(Finney)、和艾德华约拿单(Jonathan Edwards)；差会开创者如戴德生和凯瑞威廉(William Carey)；以及五旬节派人士，他们代表了对死沉的弟兄会和基要主义的反应。大约在一九〇〇年，宾路易师母(Jessie Penn-Lewis)看见基督之死主观的一面。史百克(T. Austin-Sparks)原是新派浸信会的年轻传道人，他因宾路易师母的传讲而转变，并成为她的同工。之后，他看见生命在复活里的原则，而宾路易师母没有看见这事，至终他们分道而行。

倪弟兄看见召会生活的实行；他也能吸取所有这些先驱所看见的，将他们的异象融入他的职事，并且清楚的陈明出来。乃是到了他这时候，才有了一个能接受一切先前的异象并将其整合到自己职事里的人。他知道这一切先前的启示，只能成就在地方召会生活里。许多认真寻求的基督徒却都被一些好的事物遮蔽了。你看见这里的模式么？那些先前得着启示的人，总是拒绝新的启示。

倪弟兄的事例是另一个例证，说明那些跟随先前领导者的，不愿提升到下一位领导者的水平。一九三八至一九三九年，倪弟兄花一年时间于伦敦贵橡与史弟兄在一起，结果是那里的人特意拒绝召会生活的实行。今天我们必须感谢主，主的恢复包罗了使徒们一切的工作和经历。无论我们多么弱小，或多么缺欠，原则上，主在我们中间，在祂恢复里正在作的，与使徒们的教训是相同的。使徒们的经历也许更高、更深、更丰、更广，但原则上，我们今天的经历是相同的。他们的工作是拯救人，帮助人认识并经历基督，然后来在一起在当地形成基督在地方上的彰显；至终，这要构成基督的身体，好使新妇预备好，为着祂的回来。这是使徒们的工作，也是我们今天在主恢复里正在作的。在主曰我常听到青年弟兄祷告说，‘为着这职事赞美主。主啊，我们与这职事是一。我们只跟随一个职学。’这也许给人错误的印象，以为我像摩门教的创始人史密斯约瑟

(Joseph Smith) 一样，他宣称得着启示，然后形成一种运动。当你说，‘我们只听从一个职事，’究竟是什么意思？事实上，历世历代神的谕言只有一个。无论是在挪亚、摩西、大卫的时代，或者甚至像施浸者约翰那样短暂的时代，都只有一个神的谕言。希伯来一章一节说，‘神既...说话。’我们的神说话了。神在古时，是借着众申言者，多分多方向列祖说话。但如今在‘这末后的日子’，(2,) 神是在子里说话。在新约时代，神说话只在这一个人位里，而不再是多方的说话。你也许问：‘福音书的著者如何呢？彼得和保罗如何呢？’他们都是这一位的肢体。新约里神的谕言只在于基督。

在提前一章三节保罗叫提摩太仍住在以弗所，好嘱咐一些人，不可教导与神的经纶不同的事。有些人教导律法；律法是对的，也是好的，但律法不是新约里神的谕言。彼得、保罗、雅各和约翰都说话，但他们所说的是同一个神的谕言；这不像今天的基督教有许多职事和许多声音。南浸信会的创立者讲说浸水礼，这样的讲说造成分裂。长老会的创立者讲说长老治会，同样也造成分裂。但彼得、保罗、以及所有早期的使徒，虽然也许从不同的角度讲说，但他们都讲说同样的事。四福音是出于四位著者，从四个不同方面描绘基督的人位，但他们的来源乃是一个神的谕言。

在主的恢复里，我不是唯一的说话者。不错，神的谕言是一个，但也许有成百位讲者；每一位讲者都从不同的角度讲说同样的事。这同样的事是什么？乃是基督与召会。你也许不明白为什么我总是赞同倪柝声弟兄；我是为着主的恢复赞同他。让我作愚妄人，说几分钟的话。不要以为我懵懂无知。我于一九三三年定意跟随倪弟兄；我不是轻率的这样作。当年三月、四月和五月间，有一百日之久，无论昼夜，我只要有时间，就在房间里来回的走，祷告并思考该如何作。若没有主的光照，我必早已决定作自己的工。为什么我要帮助倪柝声弟兄？整个华北，包括西北和东北，都在我手下；倪弟兄能作长江以南地区。人们从北部三个地区来找我寻求帮助。那时中国有一、二十位强有力的本土传道人（宋尚节和王明道是其中两位）；但他们环境上的优势都不如倪弟兄和我。此外一我不是夸口一真理是在我们手中，不在他们手中。主遮盖我。我若走自己的路，那会很容易；各公会都会热诚欢迎我。至终，我明白了：我若要作主的工，就必须与倪弟兄是一；我不能发起任何事。一九四二年上海有一次风波；倪弟兄被同工、长老和全召会拒绝。（在主的主宰里我当时在北方，正在经历烟台大复兴。）只有一个半的人与倪弟兄站在一起——一位年长的同工汪佩真姐妹，和眼科医生俞成华弟兄（他是半个，因为他持守中立）。这是在大战期间。

战后我受邀到上海。领头的同工们与我商议说，‘倪柝声是否有错？’我答说，‘那不是问题所在。我成了今天的我，乃是因他的缘故。让我告诉你们，即使到永世，我也是因着他而成为今天的我。就如同我的父亲，即使他成了抢劫银行的，我仍不能和他脱离关系。’张宜纶弟兄在这里；他能见证，我的站住乃是倪弟兄职事恢复的转捩点。然后我问一位领头的同工：‘某某弟兄，请问你，不错，倪弟兄也许有错。我当时相隔很远，我不知道；但我问你：在你认为倪弟兄有错之前，你是活的还是死的？’他回答说，‘弟兄，之前我是活的。’然后我说，‘好，从那时起，一直到今天，你是活的还是死的？’他说，‘李弟兄，说实话，从我认为倪弟兄有错那天起，我就死了。’我问说，‘弟兄，我们是要依从对错的知识树呢，还是要依从生命树？倪弟兄是对或错，不关你我的事；他向主负责。’这位弟兄就哭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们看见我是为着主的恢复赞同倪弟兄，因为我知道这才是正路。当我们说有一个职事，这意思是地上有一个神的谕言。我们相信神正在地上作事，并相信祂今天正在地上行动么？我们相信。既然神正在行动，祂必然在说话；这是祂完成祂工作的路。祂借着说话，完成整个创造；祂也借着说话，产生新造。我们是借着祂的说话得救的。神若仍然在地上行动工作，祂必定仍然对人说话；这是原则。不要以为我是在为自己表白。只要想想这个原则。这是我在四十五年前所决定的；在那一百天里，我领悟神仍在说话，仍在工作。我必须找出祂在那里说话、工作。今天有太多的说话、太多的声音。

我恳求你们，不要盲目的跟随这职事；要到主面前，说，‘主啊，你仍在这地上作事并说话，我必须知道是在那里。我不敢跟随任何不是你的说话。我若找不出你在那里说话，我甚至不作基督徒了。’我能从我全人深处告诉你，神的说话是在祂的恢复里。我不是唯一的讲者，也许有成千的讲者；但我们都讲说同样的事，只是从不同的角度讲说。这保守圣徒免于分裂。基督教不知道如何保守一。要保守一就要讲说同样的事，只是从不同的角度讲说。现在你明白‘这职事’是什么意思了。这职事不是仅仅一个人，乃是一个神的谕言、一个见证、一位基督、一个召会。至终，我们会有活的见证。我充分确信主会作成这事；让我们为此祷告。但首先我们必须清楚，免得给人印象我们是跟随一个人。我们是跟随神的谕言职事，不是跟随一个人，而是跟随许多将神话语供应给人的亲爱圣徒的说话。为神说话是严肃的事。我们所讲说的，是与彼得、约翰、雅各、和保罗所讲说同样的事。我没有把握路德马丁和慕安得烈是否清楚这事；但有一位弟兄清楚这事，就是倪柝声弟兄。

现在你明白为什么我那样赞同倪柝声弟兄。我不是他的同学、亲人或同乡；他是南方人，我是北方人。在这里的张弟兄能见证，倪弟兄和我之间从来没有个人的情谊。我是公开的作他的客人，他和他的妻子也是公开的作我们的客人。他甚至从来没有请我到他家吃过饭。只有一次，在一九四八年，他请了我们三个人——汪佩真姐妹、另一位李姐妹和我——一到餐馆吃道地的福州菜。因着我们之间没有个人情谊，就没有什么能把我们分开。这‘超特的目标’管制我们，并保守我们是一。在那些为主的恢复争战的年日中，虽然我们经过受苦和仇敌的攻击，但乃是这没有个人情谊的原则，保守我们一直是一。

现在我给你们一些讯息，也许能鼓励你们。（-）就在昨天，我收到倪弟兄在中国一位近亲的来信。该信写于三月十四日，解释了我长时间以来想得知的几件事。信中包含倪弟兄的末了两封信；一封是他去世前九天写的，另一封是他去世仅仅五天前写的。在被囚最后期间，他被转移到乡间；但我一直无法得知在那里。现在从他最后一封信上的地址，我们知道他是在安徽省。这末了一封信迫切恳求这位亲戚，要从有关部门取得证书，说明这位亲戚会在倪弟兄获释之后照顾他。这位亲戚也写道，是他持有倪弟兄和倪师母的骨灰。他正在等候最危的决定，该如何处理他们的骨灰。现在我们清楚了：倪弟兄死于疾病；之前，我们不知道他的死因。从他的信，我们清楚他当时是在类似疗养的医院里。就一面说，我觉得可惜，倪弟兄没有至少再多活两个月；他若多活两个月，无疑会从监牢出来。如果他多活两年左右，我们也许能从他被囚的经历得着一些益处。如今对于他被囚的经历，我们没有得到什么消息。另一面，他是殉道而死，因而清楚见证他没有屈服。共产党的政策是，像这种人除非他们先屈服，否则不释放。他死在监牢里，对我们许多人乃是加强。这些点都要加进他的传记里。

(二) 我接到一封从芝加哥来的信，说到在那里所举行的马太福音录影训练，于已过的周末刚结束。他们说那训练对他们是喜乐和帮助，就如在安那翰的情形一样；也许甚至比在这里的更好！

(三) 一位加拿大渥太华的弟兄来信。他和妻子最近访问中国。他们顺道在香港与魏弟兄见面；魏弟兄把许多关于主恢复的事传告他们。这位弟兄和他妻子在上海时去看了那里的聚会所。现在他写了一封长信给我，问到我们出版了什么书刊、文稿和录音带，以及主在这里正在作什么？

(四) 我也收到从麻萨诸塞州波士顿附近的伍斯特 (Worcester) 一些信徒的来信。我们不认识他们，但他们对我们说，他们是那里的地方召会，想要二十套我们所出版的一切刊物。

(五) 有一位传教士曾在洛杉矶与我们在一起一段时间，他与妻子回到玻利维亚；一段时间后这位弟兄离世。他的妻子是玻利维亚人，在那里维持了一个好的见证，然后有一个聚会兴起来，算是一处地方召会。最近，这位作妻子的也离世了，有一封译自西班牙文的来信，告诉我们，那里的人需要得着众召会交通的供应，以及出版物和录音带的供应。我相信这种情形会繁增；这情形也再次表明对出版物和职事的需求。

第二章 关于真正的一（一）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今早的交通，我愿意你们自由的发问，或让我知道你们对最近几篇信息所交通的事有没有任何问题。

问：李弟兄，你昨天说千千万万的基督徒不觉得饥饿，你如何产生饥饿？

答：我也不信我们是饥饿的。我们需要主的怜悯，使我们饥饿。容许我说冒犯的话，我有点担心我们大多数人都很富足。我们当中若有一些人真正在灵里贫穷，那是主对我们最大的怜悯。你是否注意到，甚至我们先前祷告时，都是为别人祷告？这指明我们认为别人有短缺，但自己没有短缺。这是在灵里贫穷么？姐妹们，我为你们烦恼；你们有真正的一么？我们弟兄们有真正的一么？不错，就着我们出到宗派之外而言，我们是一；但真正的一远超过这个。除非我们对每一位圣徒有同样的感觉；否则，在神眼中，我们就缺少一。

保罗说到分辨那身体，（林前十一 29，）这话是什么意思？这意思是：在我心里、在我眼中，每一个肢体都是同样的。如果我特别高兴与某位姐妹谈话，我就足以制造分裂。如果某些姐妹对于你是非常甜蜜、非常‘亲蜜’，你就破坏身体。这是何种的一？我感觉你们姐妹中间有些不妥的光景。靠着主的怜悯，我要与你们众人交通。姐妹们，我们的见证不是仅仅在人面前，也是在许多观察我们的邪灵，就是那些执政的和掌权的面前；他们在观察我们的见证。那是我们‘亲蜜’的关系或是身体真正的一？有些东西偷着进来了。十年前的一是真正的，但何等可惜，现在不是了。我严肃的说这话，姐妹们，我请求你们，要学习分辨那身体。身体包括每一个肢体，不论你喜欢与否。如果你不喜欢我，我请求你，请你喜欢我；否则，你就没有分辨那身体。如果你看某些姐妹比其他姐妹好，无论你是对或错，你乃是没有分辨那身体。甚至犯罪的人，他们虽不能有分于主的桌子，我们仍必须同样对待他们，因为他是我们的弟兄，是身体上同作肢体的。在家庭里，人对他所有的兄弟都有相同的感受，因为他们是同父母所生的骨肉。

如果兄弟表现得好，他就快乐；如果兄弟表现得不好，他也许伤心，但他们仍然是他的兄弟；他们对他们每一位的感觉是同样的。我年少时，母亲有一次问我：‘儿子啊，你想一个作母亲的最爱那个孩子？’我不知道。她说，‘最坏的那个。’我有一个任性的兄弟；我母亲告诉我说，她爱他到极点。这就是作母亲的心。不错，她爱那从不使她操心的好孩子，但那麻烦的孩子将她的爱更多引出来，因为这孩子需要她。我们为什么不能这样？我们喜爱那些好的圣徒，不喜欢那些麻烦的圣徒。我们的评价到底是对或错是另一回事。姐妹们，靠着主的怜悯，我请求你们，丢弃一切偏心的感觉。对你而言，每一位姐妹必须是同样的，特别是那些你看为有问题的。你必须学习甚至更爱这样的人。不要区分圣徒。亲爱的圣徒，如果我们失去一，我们就了了；我们就不在主的恢复里。如果我们不能从我们清洁的良心见证这事，我们就失去了主恢复的性质，而退回到基督教的历史一只与那些我们所爱的人是一。我不仅对姐妹们说这话，也对弟兄们说这话。我来到这个国家，就是专为这一件事。不错，我乐意看见主的见证扩展，工作增长，人数繁增，但使我留在这里的不是这个；只有真正的一，能使我留在这里。这些日子里，我说话、尽职的灵受到搅扰，因为我灵深处感觉不妥。我站起来尽职时，一切在我面前都是清楚的。说话的灵是非常敏锐的；没有什么事能向说话的灵隐藏。这灵感觉到听众当中任何的暗晦不明；甚至不需要往那个方向看，我已经感觉到一些事。我知道你们都爱主；否则你们不会在这里。但我们都是人；我们易于犯错。你开车时，若不警醒，很容易逐渐偏出线外；这样你也许就很难回转。我们必须很谨慎；已过四十五年间，我多次看见这种光景。我不失望；那是很平常的事。但我说这话是为着你们的缘故，免得你们成为牺牲品。我看过许多这样的牺牲品，我要使你们不至如此。没有人能帮助主的恢复，也没有人能破坏主的恢复。这是主的恢复，二千年后仍未受破坏。主的路仍在这里。但我们可能破坏自己；用保罗的话说，我们可能不蒙称许。（林前九27。）姐妹们，我请求你们要谨慎。我知道你们是因着爱主和这职事，所以今早你们在这里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从心里对你们说这话。

你们要一直仰望主的怜悯，以致在你们眼中、在你们心里和态度上，并在圣徒中间一切的交通里，对于每一个人都是同样的。在你们的面容、举止上，你们不作区别；这才是能被仇敌检视的真正的一。要告诉仇敌说，‘我在这里不是为着我的感觉、口味、领会，甚至也不是为着我的异象。’要告诉主说，‘我在这里是单单为着你对真正的一的恢复。主啊，靠着你的怜悯和恩典，在诸天界里执政的和掌权的面前并在一切鬼魔面前，我能见证，主恢复里的所有圣徒，无论是幼稚的、像婴孩的、年轻的、年老的、高尚的或低微的，对我而言都是同样的。主啊，在我心里，你知道我不区分；我与众圣徒是一。’

春季特会信息的产生，乃是领头弟兄们要求而有的结果。那时我很忙，要把倪弟兄的传记作好，无心为着任何别的事。他们问我时，我说，‘让我们祷告吧；’祷告几天之后，就有负担临到我，要说到马太十六章；因为我们在马太福音训练中只匆匆的看过那一章。我原本的想法是要说到那按照我们的行为一就是我们否认己，背起十字架，并丧失魂生命的’行为’一而得着要来的奖赏。（27，）直到我讲说的前一天，才看见那三把钥匙的光。我提这事，是让你们清楚，我释放那些信息原不是要矫正某种光景。因此，那些信息必是出于主的，以因应我们的需要。为什么我们有自己特殊的关系？这是出于魂的。为什么圣徒在我们眼中、在我们心里会有区别？姐妹们，如果我错了，请你们赦免我，但我从直觉晓得你们将圣徒分突。这是严肃的事；这意思是你们不分辨那身体。我们不该将圣徒们分类。我们该祷告说，‘主啊，在我眼中，所有圣徒都一样。我同样的爱每一位。相对而言，我更爱那些不合我口味的。主啊，帮助我在身体中不偏爱任何人，也不与任何人特别要好。’我没有朋友，没有同志，只有弟兄姐妹们。无论我认为他们是高或低，属灵或不属灵，跟上时代或跟不上时代，只有主能分类；那不是我的事。我爱所有的弟兄姐妹。我若接待，我要接待新人，而不是那些我认识，或那些我愿意与他们谈论到半夜的人。我相信这话可能有帮助，但在于你接受这话有多少。我不偏袒；我不说谁是为着主的；我只选择主这一边。这么多年来，我没有亲密的朋友关系。张弟兄能见证，从我们在中国那些年间起，我们之间从没有亲密的朋友关系。但我的’属天电视’给我看见，有时你们聚在一起，在私下里谈论别人，那是得罪主也得罪身体的。有时我们领头的人必须谈论某些人和他们的难处，但那是背责任的谈话，如同两个医生讨论病人的病情以及如何帮助他。领头的人确实以这种方式谈论，但我们从未私下谈论别人。你们会接受我的话么？我的确盼望如此。我不是在责备或怪罪任何人。这只是我在灵里所感觉的，要为着主的缘故并为着祂的见证说话。愿你们有恩典告诉主说，‘主啊，我爱你所有的肢体；对我而言，你所有的肢体都是同样的。主啊，我是谁？我不作区别。’我领悟所有亲爱的肢体都包括在一个饼里，借此我分辨那身体。我若批评一位弟兄，或轻看你们姐妹，我就不吃饼。饼包括每一位。这就是为什么林前十一章三十节提到，因着不正确分辨那身体，有好些人软弱了一这是警告；然后患病一这是更强的警告：然后’睡的也不少’一这是最强的警告。这是严肃的。请接受这话，但不要失望；不要注视光景。只要靠祂的怜悯在灵里兴起来，与别人分享生命，在聚会中跟随灵尽功用，并且多有祷告。主正在恢复真正的一，好向黑暗的权势作见证，请为此多有祷告。请为我祷告；我是头一个需要主怜悯的：我需要射主更饥渴，对祂更有经历。若有人需要更多的基督，那就是我；请为我祷告。这整个光景乃是由于缺乏足够的基督；我懊悔没有充足的将基督供应给你们众人。所以我更多需要祂。身体里一切不健康的情形，都被正确丰富的滋养排除了。必须有丰富的滋养以吞灾死亡的各方面。

第三章 关于真正的一(二)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谈论'一'不是件小事。大多数基督徒同意关于'一'的想法，但他们对'一'的领会模糊不清。盖恩夫人(Madam Guyon)和芬乃伦神父(Father Fenelon)被视为奥秘派的领袖。多年前我们翻译了奥秘派人士所有最主要的著作。我们研读这些著作，并且得着一些帮助，但我们也蒙受一些损失。你们有些人知道，这两位受到天主教的攻击；盖恩夫人被囚禁。你说盖恩夫人与芬乃伦神父的一是真正的么？他们对身体的观点并不是真正的，因为他们的'一'，是在天主教那属魔鬼、属鬼魔的范围里。什么是真正的一？真正的一乃是基督身体的一。在马太十六章十八节主说，'我要把我的召会建造...。'天主教是基督建造的么？你的良心承认任何公会基督的召会么？你的良心承认任何自由团体是基督所建造的召会么？基督没有说，'我要把一个召会建造'或者说，'我要把那召会建造...。'祂乃是说，'我要把我的召会建造...。'一面我们承认即使在天主教里也有一些真信徒，但我们都知道，天主教、任何公会、或自由团体都不是基督的召会。马太十六章的建造就是约翰十七章的一：'使他们都成为□；正如你父在我里面，我在你里面。'(21。)身体的一就是三一神的一。这一也是以弗所书里的身体。看看我的身体，这不是一么？身体的一就是身体只有一个。早在第二世纪，基督的身体就被分裂，被切成碎片一这主要不是由于热中犹太教者或被智慧派人士，乃是由于早期的教父。不错，我知道在召会历史中他们被高举，但在那从天上来的光照之下，我定罪他们。教父们为那一次永远交付圣徒的信仰竭力争辩，(犹3,)以他们正确的教训肢解了基督的身体。那些争辩是关于基督论，就是基督身位的研究；在保卫真理的伪装之下，他们争辩、辩论基督是谁。那时有些异端出现，主要是在第二和第三世纪，但只有两三种。

关于基督身位的学派，乃是撒但所用以分裂基督身体的网罗。有一派相信基督的神性和人性是清楚有别的，说祂的神性代表一个人位，祂的人性代表另一个人位。另一派教导说，基督的神性在祂身上是一个人位，祂的人性在祂身上是另一个人位；这两个人位产生第三个人位。另有一派以哲学方式思考基督的神性到底是否与祂的人性分开。还有一派试图解决基督的神性和人性联合时，是否失去了其中之一。没有一位伟大的教师在意基督的身体；他们只在意他们的教训和观念，而没有一。

然后康士坦丁执政，有意整合罗马帝国的统治；他要止息纷扰，带进和平。他眼见基督教得势，就定意使之成为国教，这并非因为他相信基督，乃是为要对他帝国里的人民施以进一步的控制。他定意缔造和平，但无法安抚对抗的神学家们，就召开奈西亚大会，制定了奈西亚信经。不要以为那信经是在基督的权柄之下制定的；该次大会是由属世、属鬼魔的罗马帝国该撒主持的。这样，当时召会中那一切争论和分裂是如何解决的？乃是由罗马帝国操权使对抗的各派系形成‘大公’教。‘大公’(catholic)是正确的辞，意思是‘普遍的，普遍是一’。我们在主恢复里可以宣称是大公召会，但我们不敢用这辞，因为这辞已被玷污并毒化了。虽然天主教宣称是普世唯一的召会，但那并非基督所建造，乃是罗马帝国所建造的。从第二世纪起，基督的身体就被肢解了；没有基督的身体，只有众多的基督徒。这光景象极了以色列国的情形。从尼布甲尼撒击败以色列国，将圣殿中宝贵的器物挪去之后，以色列就亡国了；以色列亡国二十五个世纪之久。那期间有许多犹太人，但他们没有国家。国家已破碎、破产、且丧失了。同样的原则，基督的身体已破碎、破产、且丧失了。

改教并没有恢复基督的身体，反而增加更多的破坏。除了一个虚假的天主教之外，又形成了许多国教—德国国教、挪威国教、这个国教、那个国教。我相信路德要为此向主交账；这种情形是严重的错误。你看见这事所加给基督身体的破坏么？不仅如此，各派别的教师在属灵上也是死沉的。对这死沉的反应是什么？反应来自天主教内部；就是来自奥秘派人士，他们只关切内里的生命。他们对外在的形式和肤浅的道理没有兴趣；他们甚至发展他们自己彼此交谈的语言。劳威廉(William Law)是学者，他熟悉奥秘派的语言；并且他是在灵里的人，能了解他们的教训并用通用的语言将其写出来。结果，有些奥秘派的实行就普及在一般民众当中。然而，乃是慕安得烈(Andrew Murray)的著作，使奥秘派的信仰和实行得到最大的普及。人们对慕安得烈的评价相当高；事实上，他的源头是奥秘派。在奥秘派的这种反应里，有任何事物是属于基督的身体么？没有。这与一九四八年之前犹太人的光景相似：犹太人当中有些犹太复国主义者，但仍然没有国家。十六世纪和十八世纪之间，在欧洲北边的瑞士和德国一带，有若干清心的人被兴起。他们被称为摩尔维亚弟兄们，为了逃避天主教和国教的逼迫，就逃到新生铎夫伯爵(Count Zinzendorf)在萨克森的田庄。(二十五年前，我们将摩尔维亚弟兄们的历史译成中文，刊于台湾福音书房出版的‘话语职事’。)他们在那里过了不久，新生铎夫厌倦了他扞为着诸如浸水礼的道理经常的争论。他将领头者召聚一起，要他们必须放弃争论、道理的立场，不再讨论那些事。他们只能持守圣经、一位主、和共同的救恩。他们要签定同意书放弃异议，否则必须离开。他们没有别处可去，于是同意签署声明。那次协议之后，就在下一个主日擘饼聚会时，圣灵浇灌下来；那是五旬节之后最大的复兴。

可惜的是，摩尔维亚弟兄们渐渐落入活动里，而不在意生命。他们所实行的身体并不完全；有些事还是模糊不清。差传工作成了他们最大的兴趣：他们在几年内所差出去的传教士比已往所差出去的都多。也许这工作成了他们的网罗。他们的传教士来到美国，甚至今天在这里仍有一些属于摩尔维亚的会。卫斯理查理(Charles Wesley)在乘船到美国途中，遇见一些摩尔维亚传教士，受他们带领而悔改，之后借着他们得救。在摩尔维亚弟兄们之后的是英国弟兄们。倪弟兄常说，英国弟兄们实行的起头乃是非拉铁非的应验。在他们身上，身体的生活几乎完全得着恢复。但不久，他们就落入道理的错误中；二十五年之内他们就了了。首先，他们受预言以及灾前和灾后被提的不同教训所打岔；然后，也被许许多多其他的道理观念所打岔。何等可惜，身体的实际失去了。内里生命的人士只在意内里的生命；他们不要身体。主为着祂的恢复，被迫来到异教之地的中国。倪弟兄亲自告诉我说，‘常受弟兄，那时在欧洲和美国，主都不可能作什么；每一寸土地都被基督教，特别是借着弟兄会的失败所败坏了。于是主被迫来到异教之地，来到处女地，好兴起新事。’我们为着倪弟兄感谢主。我从未见过有人像他那样平衡、包罗，看事如此透彻，并且绝对为着身体。有四个辞可以说明他对身体的观点：‘不分裂’、‘不排外’、‘不选择’、‘不封闭’；这是倪弟兄的异象。‘排外’与‘封闭’有何不同？‘排外’是指将人拒于门外。你若不与我们是一，请走开——这是排外的态度。‘封闭’的意思是只接纳某些人；这可由盖恩夫人和芬乃伦神父之间的关系为例来说明。在天主教的大圈圈内，有奥秘派的圈圈；然后，在那个圈圈内有最高的圈圈，其中只有言恩夫人和芬乃伦神父。他们宣称别人都不能达到这样高的造诣。这就是封闭。

现在让我举例说明‘不选择’。倪弟兄坚持同样对待所有的圣徒：对他来说，最软弱的仍然是一样的。张弟兄能见证我与倪弟兄何等亲近，但他避免给人任何印象，说他对我很特别。倪弟兄大堂弟的妻子倪师母就在这里；她能见证，倪弟兄从不特别的对待他的亲人。他对众圣徒都一视同仁。说实话，起初我有点被他在五六个人的团体中对待我的方式得罪了。他私下帮助我并给我许多建议，我觉得与他很近；但有别人在场时，我觉得被丢弃了。他总是将目光转向最软弱的，而避免看我。我想：‘倪弟兄，你是什么意思？我被丢弃了！我帮助你许多。他们没有为你说话；但我说了许多。为什么你甚至不转眼看我？’不错，起初我被得罪了，但至终我领悟他是避免给人印象，说他对那些帮助他的人比较亲近。他也是在教育我；我实在得了教育。这就是不选择的意思。人们定罪倪弟兄，说他心胸狭窄，排外。那种想法完全错误。

在我一生中，他是我所见过唯一不排外的基督徒。每当他说话时，他不喊叫、蹦跳、或大笑；他甚至不从他所站之处移动半尺以上。他祷告时不高声或喊叫。但如果他看见有人喊叫、大笑、或蹦跳，他都不受搅扰。我们都被搅扰了，就问他说，‘倪弟兄，这是什么？我们该怎么办？’他会说，‘那有什么错？那一点也没有问题。’为什么这样的事搅扰我们？因为我们天然的观念，我们‘属灵的’观念，乃是我们都必须一样；我们不接受任何不同的事物。他从未要求我们用同样的辞汇或以同样的方式行事。不要以为那是他的天然个性；没有人的天然个性是那样的。倪弟兄看见了如何实行正确身体生活的异象。虽然我们人数不多，只有几百人，但甚至天使也能见证这少数人中间的一是真正的。我盼望我能使你们清楚这事；你若看见这事，你就认识基督的身体是什么。这样，你就能领悟为什么这群体和那群体不是基督的身体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是分裂的。倪弟兄会接触从任何公会来的信徒，但他不会加入任何公会，因为公会是分裂，带有分裂的因素。他绝不有分于任何分裂的事物，也绝不制造分裂。任何人可以来说方言，或蹦跳、大笑等等，只要他不将偶像带进来给人敬拜即可。他不试图划一，使情形一致。他告诉我们，召会是家庭，不是军队。他举例说，在军队里所有的人都有差不多的体重、身高和年龄，甚至有同样的姿势。那是最好的军队，却是最糟的召会。最好的召会是什么？他告诉我们说，‘最好的召会乃是有一些瘸腿的、一些瞎眼的、一些耳聋的、一些天真无邪的、一些调皮的、以及一些使徒保罗。’我们这些他早年的同工，的确没有这个看见。我想：‘倪弟兄只是仁慈不苛责而已。等他来看我们的地方召会；我们要将一切预备好。’然而，他看过那召会之后，就说那是最糟的召会。我们抗议说，‘但是这里没有人是幼稚的、退后的、或有罪的。’他回答说，‘那正是问题所在。你们需要有一些幼稚的；需要有一些犯罪的，而你们仍然爱的；需要一些退后的。那才是最好的召会。’头一次听到这话时，我失望了。我里面怀疑说，怎么最好的召会能有软弱的、犯罪的，连同一些好的圣徒；而只有好圣徒的召会乃是最糟的召会？我确信只有好圣徒的召会是最好的召会。我们像军队一样，这在我眼中是好的。但不久之后我就领悟他是对的。如果我们使召会像军队，我们就排外、封闭、选择并分裂；我们就成了基督教的延续。我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才看见这事。一九三五年之前，我没有这观点。现在，因着我看见这事，无论到那里我都有辨识力。我们众人天然的倾向就是要把事情划一，但这样作就失去身体的性质。这样，无论我们多么一，那一不是真正的。那也许是很强的一，最强的一，但不是真正的一。真正的一只是共同的一：没有分裂、不排外、不封闭、没有选择。每一个人都包括在内；这就是基督的身体。

二十世纪之久，主耶稣还没有得着这一。主在我们中间很有可能得着这一，但要谨慎，要做醒；不要使祂失望。在你的感觉里、心里、态度上，主恢复里的众圣徒必须是同样的。无论你喜欢或不喜欢他们，你的感觉必须是同样的；这就是保守真正的一。

问：你在台北释放了一篇很强的信息，说到人可能在召会里，却不在身体里。

答：不错，我说到四个步骤：首先，召会是艾克利西亚(ekklesia)，会集。你也许在会集中，却不在第二阶段的家庭里。家庭的关系比会集的关系严密得多；所以就这面意义，我们也许说你可能在会集中，却不在于家庭里。家庭的关系又不像身体那样严密。然后在第四阶段的新人里，关系甚至更严密。这就是那异象。然而，当你付诸实行时，不要宣称：‘我们三人是新人；我们周围的是身体，他们之外的是第三圈一家庭；第四圈是召会。’

问：但实际上这如何实行出来？

答：我们不知道。我们若知道我们是新人并宣告我们是新人，我们就不是新人了。你若问肩膀说，‘你是什么？’肩膀会回答说，‘我不知道；我只知道我在身体上。’从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二年，倪弟兄释放一篇又一篇论到看见身体的信息。有一些人宣告说，‘我看见了身体。’有一次倪弟兄要我作见证是否看见身体。我站起来说，‘赞美主，三个月前我没有看见身体，现在我看见了。’在人作见证之后，倪弟兄常是无怜悯的。他是精确的手术者；他先诊断，后施手术。这是他的第一句话：‘常受弟兄，你要知道，只要你说你看见了身体，你就从未看见身体。’另有一天，有一个人见证说，‘我从未看见身体。’那个见证之后，倪弟兄说，‘不错，你实在没有看见身体。’他曾告诉我说，身体上的一个肢体健康时，是没有感觉的。身体的某一部分若有感觉，那一部分就有病了。脚不知道它在那里；但如果脚割伤了，脚就明显在那里；那不是异象，而是有病了。当我问说，‘你是召会么？’我乃是含有这个意思。你说，‘是，’但主说，‘不是。你仍有这么多的肉体，你怎能说你是召会？’但如果你说，‘不是，’祂会说，‘你是召会，你的确有一些基督。’我们不能审判。祂能审判，而我们的审判不可靠。我们的感觉不准确。当我们感觉下沉时，事实上我们不是下沉的。当我们感觉高昂时，我们不是真的那么高昂。我们感觉属灵时，事实上我们不是那么属灵；我们是在肉体里‘属灵’。所以最好不要这样说。谁是属灵的？把这事留给主吧。

我是否还在艾克利西亚一会集的阶段□或在第二阶段一家庭阶段，或在第三阶段一身体阶段，还是在第四阶段□最高的新人阶段，我不知道。我没有把握。我只是跟随灵，每当主指出我的己，我就说，‘主啊，怜悯我，我要拒绝己。’每当主启示我魂生命的某部分，我就说，‘主啊，帮助我；我要丧失那部分。’这样，我们中间就不封闭、没有选择，因为我们没有把握我们是否属灵。这会保守我们都是普通的。你们三五个姐妹们的主眼中也许都很属灵；但你们不该这样以为，或这样感觉，你们也绝不该说或表现得自己是属灵的。你该说，‘我只是继续往前。许多时候我在自己里面；我仍是属魂的。主的怜悯在我身上；我不以为我是属灵的。’但每当我们觉得自己属灵，有些东西是别人所没有的，而该为他们祷告并帮助他们时，立刻在无意中就有了难处，因为成了封闭的；我们以为自己有些经历，而别人没有。这就是我们都必须避免的。事实上，我和他们一样，他们也和我一样；在旧造里我们都一样。今天我们在这里仍带着旧性情；我怎能说我是属灵的？我怎能说他们不是属灵的？这态度会使我们脱离选择、分离和排外。

问：不知可否请你说明‘我看见身体’与得着管治的异象之间的不同？

答：我们唯一需要确信的乃是救恩。这是撒但所攻击的确信，因为他知道一旦我们对救恩有确信，我们就有平安。但对于其他的事，我们太容易有确信。一位弟兄也许说，‘昨天晚上我看见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我已经了结了；从现在起不再是我。我有充分的确后，从现在起不再是我。’凡作这种陈述的人，完全满了己。我们唯一的确信，乃是对救恩的确信；此外，我们需要恐惧战兢，作成我们自己的救恩。（腓二12。）我不能信靠自己、信靠我的属灵经历或我的属灵成就；我不能信靠任何事物。但是感谢主，祂是真实的，并且祂的救恩是真实的。我有充分的确信，我得救了。至于别的事，完全在主怜悯的手中。

问：在橙县的众召会如何？一个所谓的青年人的召会能实行身体生活么？

答：首先，你必须归咎于我，我也必须责备自己。我相信我从欧洲回来之后所有的负担是出于主的。我看见在这时代，学生是最紧要的。所以为着主恢复的扩展，最好的地方乃是校园。这给我负担鼓励青年人去校园。然而这事我作得太快了，没有足够的关照，以致一些青年人轻视年长的，也使一些年长的觉得自己无用。我责备自己。但是我将这情形与国家需要派军队去争战相比拟；国家必然会派青年人从军，而年长的一代留在家作为后援。

事态不是很正常，但请放心。这里若有人知道有何需要，请接受负担祷告，并供应生命。如果身体割伤了，最好的路是不去触摸，而让身体的生命医治它。我小时候割伤时，喜欢去触摸伤口，但这延误医治，并且疼得更厉害。年轻的和年长的都爱主，且都是为着主的恢复。唯一的难处是身体有了伤口；我相信这伤口已经痊愈了百分之八十。但请不要拿这事作文章。你若得罪我，我不拿这事作文章。你若不赦免我，我也不拿这事作文章。健康的身体不会拿任何事作文章；什么事你拿来作文章，就成了疾病。我们都是人；我不可能在这里一年又一年而不得罪任何人。我必须比使徒保罗更圣别才能如此。但我们若愿意实行一，不拿任何得罪的事作文章，就不会给仇敌任何地位。

问：在一九七二年，你交通到国度时，我起先觉得自己可能达不到，但之后我里面有故事发生，从那时起，我就自认是得胜者。然而那样承认，似乎使我在身体中变成特殊的。

答：不错，一直觉得目己不可能达到，这是不信。但另一面，太确信也是不正常。我们已经提过那节经文，说到恐惧战兢，作成自己的救恩。在圣经里并在宇宙中，每一实际都有两面。有时在我们的祷告中，我们必须向仇敌宣告说，'我是得胜者。'但另一面，我们必须恐惧战兢。我们很容易在极端的两头。我们必须对目己是得胜者有信心，但明天如何呢？晚上如何呢？我也许现在作得很好，但我还没有达到目标。在腓立比三章时，保罗非常年长了，但他告诉我们他还没有得着；（12;）他仍在竭力追求，仍在努力面前的。直到末了，他将要作为奠祭被浇奠时，才确信那美好的仗他已经打过了，当跑的赛程他已经跑尽了，当守的信仰他已经守住了，从此以后，有公义的冠冕（不是恩典的冠冕）为他存留。（提后四6~8。）这是我们所需要的两面。

问：男孩子如何？

答：在神眼中，从预言的观点来说，妇人里面实际有较刚强的部分。但男孩子本身不知道目己是男孩子。手臂的确是手览，但如果手费知道目己是手臂，那就危险了，会造成难处。在我们的感觉和实行上，我们不要想我们是召会中较刚强的单位。我们若这样想，就会造成难处。要以平常心处之为妥。使徒保罗说，有人软弱时，他也软弱；有人刚强时，他也刚强。（林前九22:林后十一29, 21。）他与众肢体是一。这是一种保障，防止分立'分裂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我们中间最好避免任何分裂的感觉或现象。

第四章 关于异象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在圣经里，异象就是看见。要有异象首先必须有一种景况；例如，这里的景况是一个房间里约有七十人。然后必须有个开口，或者是门，或者是窗。新约用‘启示’这辞，意思是‘除去帕子，揭示’。继之我们还需要两件事。我们若是瞎眼的，虽然有景况和揭示，却没有看见的能力；我们必须有视力好看见异象。末了，我们必须有光；有光把景况照亮，就能有所看见。

在新约里，看见异象并非指局部的看见。不是看见一束头发、一个脚趾、或一只手臂。看见异象乃是看见基督的身体。你看见身体时，身体立即将你指向头。假定你看见我的身体，却没有看见我的头；那不是完整的看见。异像是看见基督的身体连同这身体的头。新约告诉我们，基督与召会乃是极大的奥秘。（弗五 32。）一旦我们看见这事，这奥秘就成了异象。

在整个宇宙中有这伟大宇宙新人的景况；这新人是以基督作头，以召会作身体。许多世代以来这景况被遮蔽了；但感谢主，如今帕子已除去，我们有这景况和启示。现在我们需要看见的能力。保罗在以弗所一章祷告，要我们里面的眼睛蒙光照，得以看见启示。（17~18。）我们里面的眼睛蒙光照，包括这两件事—视力和光。我们有视力□并且我们有光照亮我们；这就是异象。如果基督的身体挪去了，整个宇宙对神就毫无意义。祂对诸天、地、天使，甚至你和我都没有兴趣。神所在意的是祂的儿子，元首基督。你若挪去召会，其他的一切对神都毫无意义。这是神的心意、祂的定旨、祂的意愿、和祂的心愿。你若读圣经，从创世记一章起一直读到马太十五章，也许还不知道神的定旨是什么。神创造宇宙；人堕落；神作了许多不同的事；有预表和影儿。然后施浸者约翰来引荐一个人。耶稣是神成为肉体，祂出生、长大并开始尽职。这一切是什么意思？直到马太十六章我们才知道；那一章记载主耶稣将祂的门徒带到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，然后问他们：‘人说人子是谁？’（13o）他们提到这个人、那个人。然后令人极为希奇的，彼得领受了启示，他的话意思是：‘你是弥赛亚，基督，受卖者，来完成神所要成就者。不仅如此，你也是活神的儿子。你是神的具体化身。你不仅是受卖者来完成神的旨意，也是神的具体化身来作生命。’然后主耶稣加上一句话，意思是说，‘我还告诉你，你是彼得，一块石头，我要把我的召会建造在关于你所认识的那位的启示上；我要把我的召会建造在这启示上。’（14~18。）

在此我们看见神的心意。首先，祂自己要完全具体化在基督里；其次，要为基督得着建造的召会。如今我们有头和身体。这就是异象。这异像是深奥却简单的。我盼望你们都领悟这就是异象；任何少于这个的，都不是异象。不要将你读圣经时所看见的一些光，所得着的一些要点，误认为是异象。不同的人读出‘不同的圣经’。儒家弟子带着伦理思想来读圣经时，只看见谦卑。他也许告诉我们他找到某卷书某一章的一节经文，告诉人说，我们必须谦卑。他也许宣称看见了大光，但事实上，他接触圣经之前，已经从儒家的书里看见这‘光’。那不是异象。再举另一个例子，浸信会的创始者看见水浸，耶稣站在约但河水里，以及其他一些经节。他们在希腊文字典里研究‘浸’这个字，发现其意义是‘浸在水里，浸入’。他们从字义与历史事实‘看见’受浸是借着浸入水里。这是异象么？然后弟兄会一些教师以为，他们看见主桌子上所用的饼该是无酵的。在旧约里，完全不可有酵。新约清楚说到我们是无酵饼。（林前五7。）有酵的饼怎能象征我们？但另有一派，我相信也是属弟兄会的，宣称必须用有酵的饼，因为今天我们仍是有罪的，仍是有酵的，所以带酵的饼是正确的象征。这就导致一群会众用无酵饼，另一群会众用有酵饼。这两派看见了异象么？

主桌子上该用酒还是葡萄汁？有一派说用葡萄汁，因为酒是发过酵的，因此是有酵的。另一派说用酒，因为古时犹太人只喝酒，不喝葡萄汁。因此，主设立桌子时，祂必是用酒。还有一派说，既不该用葡萄汁，也不该用酒，乃该用葡萄树的产品，这是主在太马二十六章二十九节所用的字眼。我可以把你们留在这里，日夜与你们讲论关于洗脚、蒙头等等。这些都不是异象。我们必须看见身体。神的心意是要得着身体，而基督产生身体乃是借着祂的钉十字架、复活‘升天和降下（祂在五旬节那天的降临）。五旬节那天基督的身体产生了。但到第二世纪时，因教父们为那一次永远交付圣徒的信仰争辩，（参犹3，）而将身体切成碎块了。这肢解从那时起一直持续到今天。弟兄会看见一些东西，但他们的黄金时代只持续大约二十五年，从一八二八年至那个世纪中叶。我相信那是非拉铁非得应验的时候。然而，不久他们落入道理的陷阱而分裂了；基督的身体再次丧失。所以，正如我们之前说过的，主被迫到异教之地，到中国这块处女地，兴起一位看见这异象的信徒。我与弟兄会在一起七年半之久，虽然得着许多道理教训，却从未看见这异象。我乃是借着倪柝声弟兄，才看见身体的异象。他是包罗的、全然平衡、不分裂、不排外、不封闭且不选择。我们如何应用这异象？在林前十一章保罗说到分辨那身体。

（29。）这话与主的桌子有关，与擘饼有关，因为饼不仅象征主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物质身体，也象征祂那奥秘的身体，就是召会。

我们摸这饼时，就是摸基督的整个召会。饼包括每一个肢体。即使我只轻视或批评一位弟兄，而仍旧吃饼，就表示我没有分辨那身体。（‘分辨’是此处原文正确的意思；意即‘正确的认识’。）身体包括所有的信徒，甚至包括我所轻视的那位弟兄。我吃饼时，即使只对一个肢体有这种感觉，我就得罪了身体。保罗说这种的吃，是给自己吃审判了。

（29。）在哥林多的信徒聚在主的桌子前，不是受益，乃是招损。（17。）来到主桌子前正确的路，乃是要与任何信徒都没有难处。有千千万万的信徒选择不来这里，宁愿留在巴比伦。那在于他们，但我里面深处与他们任何人都没有难处。我顶天立地的宣告，我与任何同作信徒的都没有难处。我不分裂，不排外，不笑闭，也不选择。我不能到公会去，因为他们的光景不是一般的；他们的立场不是包容的。然而，我的立场是包容的；我的光景是一般的。如果那些在公会里的人不来，难处不在我这一边，难处是在他们那一边。在安那翰，我们在主桌子前的也许只有五十人，但这饼却表征千万的信徒。这是基督身体的表记。我必须与任何肢体都没有难处。马太十八章对付分辨那身体，那里启示了地方召会。十六章说到宇宙召会，但在十八章你能去找的乃是地方召会。

（17。）从上下文我们清楚，十八章的主题是分辨那身体。这章开始说到不绊跌小子；即使小信徒，也不要得罪他们。基督的身体不仅包括像彼得、约翰、和保罗那样的大汉，也包括好些小子们。不要思想谁在国度里为大。你也许在意国度里为大的，但主耶稣则顾到小子们。你若不看重他们，这意思是你不分辨那身体。

假定一个肢体得罪你。你该去找他，不是要他道歉，而是要挽回他，把他从错误的光景带回。这就是分辨那身体；这不是我们天然的方式。如果有人得罪我，我就想要与他一刀两断。我告诉你，我们若持这种态度，就是没有分辨那身体。无论人得罪你的事多严重，他都是身体上的一个肢体，因为你是他所得罪的，你就蒙福、蒙重托要挽回他。一个肢体得罪你时，你必须赦免他。‘赦免’意即忘记。请记住，彼得问：‘赦免他几次？’主说，‘七十个七次。’（21~22。）那意思是四百九十次；你需要一个会计师来帮你记录。这四百九十次是什么意思？意思是你无限的赦免他。无限的赦免就是忘记。也许你完全对，他完全错，但你若不忘记，主在来世会向你追究。赦免、忘记别人得罪你的事，乃是分辨那身体。人无论多么得罪我，我都赦免他，因为他是身体的肢体。我在有分于主的桌子时若定罪他，我吃饼就是给自己吃审判了。我必须说，‘主啊，你赦免我这么多，我也愿意照样赦免我的弟兄。我赦免他的一切，好带着清洁的良心来到你的桌子前。我分辨你的身体；所有的肢体都一样。’

你若看见这事，就会看见今天基督徒中间的混乱。即使他们在那里举行‘圣餐’或‘擘饼’时，也是一团糟。我们的眼睛必须蒙光照，以得着身体的完满异象。如果我仍然轻视你们当中的一位，有自己的偏好，有自己的选择，我就没有分辨那身体。如果我爱你们众人，却单单不爱你们中的一个，这‘一个’就使我被定罪。如果我仍然批评你们当中的一位，说到关于你们当中任何一位的消极话，这意思是我没有分辨那身体。这是严肃的。如果我分辨那身体，我就不敢说到尖于任何人的消极话；我必须爱每一位。主也许问你说，‘你爱这一位么？’你必须回答说，‘是的，主啊，我爱他，因为他是身体上的一个肢体。主啊，你知道我以相同的爱爱他。’

第五章 关于有相同的爱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‘你们就要使我的喜乐满足，就是要思念相同的事，有相同的爱，魂里联结，思念同一件事。’（腓二2。）这话是在我们祷告时临到我的。腓立比书末了一章说到，腓立比人不只一次两次地，可能是三次，打发人供给使徒保罗。这使他喜乐，但那还不是他满足的喜乐。他们能借着思念相同的事，有相同的爱，而使他的喜乐满足。你对众圣徒有相同的爱么？我有点担心，我们许多人的爱是在不同的层次上。我在最高层次上爱某位弟兄，在第四层次上爱另一位弟兄，然后在这两层次之间又爱另一位弟兄。请用这话核对自己；即使我自己，也没有确信我对众召会中我所认识之众圣徒的爱是相同的。我与你们是同病相怜；我不是医生，乃是病人。有时病人比医生更认识疾病。只有主耶稣，也许加上我们目己才认识疾病。争论与道理是无用的。你要核对你对众肢体的爱；如果是不相同的，你就没有分辨那身体。对于头而言，所有的肢体都同样宝贵。马太十八章、林前十二章、和罗马十四章给我们看见，天父如何爱小子们，过于爱那些伟大的圣徒，以及主这元首如何照顾那些比较不体面的肢体。

在腓立比的难处不像在哥林多的难处（肉体、诉讼、分裂、淫乱，甚至关于婚姻、蒙头和复活之道理的争辩）。请注意腓立比书是如何开头的：‘写信给所有在腓立比，在基督耶稣里的圣徒，同诸位监督和诸位执事。’（-10）你看见他们良好的次序么？读圣经的人都同意在腓立比的召会是上好的，但在这最好的召会里，保罗必须说他的喜乐没有满足，因为他们中间的爱不是在相同的层次上。不仅如此，他们没有思念相同的事。无论他们多好，只要他们没有思念相同的事，没有相同的爱，保罗的喜乐就不能满足。他们像哥林多人那样，已落入撒但的网罗里。在二章二节有另一句话：‘魂里联结。’在原文，这里的‘联结’不是分开的字，乃是接在‘魂’前的字首，相当于英文的co-（有‘同…’的意思），意指与另一魂联结的魂。有些译本译为‘魂里是一’。灵里是一很容易，但这还不够。当我们喊：‘哦，主耶稣！’而进入灵里，我们立刻就是一。但祷告聚会之后，我们在魂里就彼此不同了。我们在聚会中喊：‘赞美主，我们是一！’但我们回到家却批评聚会，批评长老，并且说到我们喜欢和不喜欢的事。我不是医生，却是富有经验的病人；我得这种病超过五十年了。我若懂得什么，我乃是懂得这属灵的疾病；我一看你的脸，就知道你在那里。说实话，在某些聚会中我不喜欢注视人。我的眼睛太锐利了一只要一瞥，我就知道你心里所存的，是喜欢或厌恶，是高看或鄙视。即使你们说你们是一，你们却重看不同的事物。

即使你们所批评的人真是低下，真是死沉，真是错谬，你又有何权利批评？只有主耶稣有立场说话。谁指派我们作审判官？即使一位弟兄错了，他并不是错在你面前，乃是错在主面前。我不是主，你也不是。一面，我赞美主，这里的召会正在往前。主有主宰权柄，如果这是祂的恢复，就没有人能阻挠。但为着我们自己，我的心里难过。不要以为我是老糊涂；人越老，就越有经历。我知道你们心里所存的。对你们有些人，我心里很有负担。我们怎能来擘饼，来摸这由每一位肢体所组成的饼？我不要特别指出是谁或发生什么事，但主知道，我知道，你们有些人也知道。我们不能在黑暗里往前。这就是为什么我稍早祷告说，我们就像耶利哥城门外的两个瞎子一样。（太二十 29-34。）我们需要看见；我们需要主暴露我们真实的光景。姐妹们，我特别对你们着重的说话。我多有一点立场同保罗一样说，‘要使我的喜乐满足。’我因你们喜乐，但我的喜乐没有满足。反之，我为自己并为你们恐惧战兢，因为我们没有分辨那身体。我们摸着主，摸着饼，同时却轻视人。擘饼过后，我们回家立刻就批评人。我们向宇宙、鬼魔、和天使宣告我们是一，然后回家批评人，这是假冒为善。你也许宣告我们是一，同时却仍把一些人视为较低下；你仍然轻视并批评人。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林前十一章说，你们有分于主的桌子是给自己吃喝审判了，并且你们聚在一起，不是受益，乃是招损。（29.17c）主衡量我们擘饼的价值会有多少？

姐妹们，请为自己听我的话，而不是为任何其他人。你们记得我说过，不要解读我的话，只要接受我的话；不要说我指摘你们或表白你们。我所说的不是照着自己说的，乃是为主说的。我的说话若伤了你，我没有责任。我不是政客在演讲，要考量听众当中的这个人 and 那个人。我说话时，是照着从主来的话，从心里说出来的。所以就在今天早晨，我这老人，请求你们听我的话，不要将这话当作是为别人说的。我是对你们每一位说话。你们若给我机会，我愿意私下对你们说话；但是既然你们不能给我机会，我就必须公开的讲。你们若向我敞开，不被我严厉而坦诚的话冒犯，我私下会说得比这更多。所以亲爱的圣徒，请接受这爱心的话。要告诉主说，‘主耶稣，从现在起，我不要再对任何圣徒有不同等的看待。主啊，从此时此刻起，拯救我脱离批评的嘴唇。主啊，甚至从此时此刻起，求你差遣天使把守我的嘴唇。’（诗一四一 3"）

召会里的人给电话公司很多生意。但我提醒你，主在马太十二章说到，每句闲话都要受审判。（36。）我们在电话上虚妄的谈话都要受审判。有些人用电话追查这件或那件事情的发展；这是丑陋、邪恶且败坏的。在长老聚会中，我告诉弟兄们，我不是因为缺少时间，所以没有打电话给他们。许多时候我走到电话机那里，里面查问说，‘你为什么打这通电话？是你打还是我打？你为什么打电话给这位弟兄？’答案也许是：‘我、我自己。’如果你把‘我、我自己’钉在十字架上，那就把原来想要打的电话了结了。

弟兄们，还有姐妹们，关于道理，我们很会谈论，但在我们日常生活中，这些道理都消失了。我已经钉十字架；现在活着的，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到底谁在打电话？谁在批评？谁谈论那么多？常常是我们，而不是基督。我的心很伤痛。过去几个月，我一直祷告说，‘主啊，赦免我。’我一直向你们众人尽职，帮助你们，已经超过十五年了，结果却是这样。我说，‘主啊，给我一个转机；我不会以同样的方式往前。主啊，帮助我补满我的空缺。’我没有把充分的生命供应给你们；若有的话，我们中间的光景怎会如此？我不是对那些无所谓的人说这话；我知道你们不是无所谓的。但我为你们，也为我自己，心里感到痛楚。我不要受欺，我也是病人；我们在某些方面的光景是不健康的。三个多月前，我失去与反对者抗争的兴趣。当我们内部有了批评人、轻视人、以不同方式爱人的情形时，我们为什么要与外人抗争？我们已失去了见证和冲击力。我原打算定期在报纸上投稿；但我减少数量，后来完全终止了。一篇反驳‘神人’的文字也写好了，但我的考量是甚至不要出版；只因在校园的弟兄们一直要我出版，我才同意发行。我已失去与反对者抗争的兴趣。即使全地都兴起反对我们，只要有活的见证，谁能反对我们？但我们的光景如何？姐妹们，请你们仰望主帮助你们有相同的爱，在相同的层次上看待众圣徒。我们该祷告说，‘主啊，帮助我在相同的层次上看待所有的弟兄、所有的姐妹，无论他们是高或低、是对或错。我不是审判者，我不是元首；我就只在相同的层次上爱每一个人。我宁愿不那么常与那些认识已久的人在一起，我对他们的爱也许是出于肉体的。我要被察验，我愿意爱一些新人。’

腓立比二章二节最末了一句是‘思念〔那〕同一件事’。在原文里，‘思念’不是名词，而是分词；并且原文里的定冠词‘那’是很强的。在三章里对‘那同一件事’有清楚的说明：我将万事看作亏损，因我以认识基督为至宝；我因基督将万事看作粪土，为要赢得基督，并且给人看出我是在祂里面。（7~9。）你打电话时，会给人看出是在基督里面么？我们无论作什么，无论在哪里，都需要有确信，我们会给人看出是在基督里面。如果基督在我打那通电话时来临，祂会看出我是在我自己里面，还是在祂里面？我们必须思念的同一件事，乃是赢得基督，并且给人看出是在祂里面。要思念这同一件事；不要思念其他任何的事。要思念这同一件事。

然后在四章二节保罗说，‘我劝友欧底亚，也劝循都基，要在主里思念相同的事。’这两位姐妹是同工，是在腓立比的领头者；保罗请求她们，要在主里思念相同的事。她们思念其他的事，也许是好事、属灵的事、对的事，但不是相同的事。保罗将万事，包括道理和经历，都看作粪土，好使他能思念那一件事。思念指引我们的生活。我们思念什么，就谈论什么。我们思念什么，就作什么。思念是很紧要的。愿我们仰望主，求祂怜悯我们，使我们都思念同一件事。同一件事是什么？就是要赢得基督，并且给人看出我们是在祂里面。我盼望这简短的话能帮助我们，在相同的层次上爱众圣徒，并且分辨那身体。如果我们以为自己比别人好，比别人有成就，我们就在黑暗里，是瞎眼的。愿主除去我们眼睛上的鳞片，暴露我们真实的光景，使我们得着怜悯和恩典，只寻求祂。要恐惧战兢，对于任何圣徒或任何光景，无论好坏，都不要说任何话。要学习在主面前恐惧战兢。请记住，我们都要站在基督的审判台前；祂要和我们算账。让我们用金、银、宝石，而不用木、草、禾秸建造。我对你们说这话，因为靠着祂的怜悯，你们众人都在这职事之下。我极为关切并有迫切的责任对你们说真话。现在我已对你们说出我的负担；这担子就不在我肩上，乃在你们肩上了。我们都爱主和主的恢复。现在我们必须学知，我们都是同样的，都在相同的层次上；这就是如何分辨那身体。

第六章 关于四项规例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你若要享受好的健康，就必须持守四项规例：呼吸、喝、吃和睡眠。没有这四项规例，你就完了。在美国这里，我是主恢复中头一个对你们说到要从任何的规例得释放的人；但这一章却告诉你们要进入这四项规例。我们知道呼吸、喝和吃的属灵意义；但在我们的属灵生活上，睡眠是什么？我从未读到一本书论到睡眠在积极方面的属灵意义。有些书从消极的观点论到睡眠；我们不是指那种的睡眠。睡眠在积极方面的意思，乃是停下我们的一切工作、说话和思念——纯粹停歇休息。吃与睡对我们的健康是最紧要的。吃是接受营养，但我们是在睡眠时消化吸收营养。没有充足的睡眠，我们的消化就不良。许多时候因着没有睡好，我们就肠胃不适。中国有句谚语说：久病成良医。四十年前我还年轻时，得了胃溃疡；我也有过严重的肺结核。我从经验得知，最好的消化需要充足的睡眠。我们也许从圣经、信息、属灵书报听了很多，读了很多，但我们所接受的大都只是经过我们，而没有被吸收。想想你进到召会生活后接受了多少；你也许接受了百分之十，却只吸收了百分之五。即使那样也好。我们必须停下我们的活动、思想、谈话。这意思不是说，我们要有一段默想的时间；意思乃是，我们要有一段时间——至少一周两次或三次，每次大约三十或二十分钟，离开任何人、工作、思想和考虑。不要作什么，不要走路，不要思想，不要讲话，甚至不要祷告或赞美主；只要留在祂面前并憩息。我知道工作容易，睡觉难。我们都很忙，甚至最懒的人也忙。属灵的人也一样忙；事实上，你越属灵就越忙。我们的身体若没有得着足够的睡眠，至终我们会崩溃。你也许知道有些所谓的属灵人，已经崩溃了。如果你停不下来，那是属灵疾病的一种症状。我们都必须学习停下来。不要谈话，不要作工，甚至不要思想；这是在积极意义上的属灵睡眠。这是我们都需要的。要在一天里几次实行这事，有时只是五分钟，有时十分钟；只要小睡片刻。我们必须持守这四项规例。我们必须呼求主名，好不住地呼吸。我们必须学习如何祷告接触主，来喝祂。在属灵生活上，呼吸与喝难以分开。然后要吃。在神的主宰和祂的经纶里，祂赐给我们圣言和圣灵。已过几世纪，基督徒的难处总是起因于缺少话或缺少那灵。基要派的人缺少那灵，灵恩派的人缺少话。我们必须借着那灵接受话。话是指圣经，也是指基于圣经而有的信息和著作。读多种属灵书刊是好的，但你必须谨慎选择，或者必须知道如何杀灭可能在其中的病菌。在美国这里，我们能吃生菜沙拉；但在某些卫生不良的国家，新鲜的水果和蔬菜若没有先煮过或蒸过，就不能吃。你若无法‘杀菌’，最好就别读某些书。我们都该读圣经和属灵书刊，好得着滋养。不错，全备的供应是在那灵里，但没有话，你就不能得着供应。

如果你一周没有摸圣经或任何属灵书刊，只是一直祷告并呼求主名，你会发现你是虚空的。你越祷告，越呼吸，越操练，就会觉得越虚空；你的营养被耗尽了。神的路是使话与那灵相符；至终，话就是那灵。如果你只有那灵，而没有话，我怀疑你所得着的是否真实的那灵；那只是你的想法，是你虚妄的思想，而不是那灵。扎实的灵乃是话，因为‘我对你们所说的话，就是灵’。（约六 63。）整本圣经乃是神的气息；而气息乃是那灵，至终圣经就是气息。没有圣经，你就没有气息；没有气息，那灵在哪里？那是虚空。

你也许像弟兄会的人。我认识他们当中的一位，我们常称他为‘活串珠’。他几乎能熟背圣经的每一页，但他是死沉的。我认识另一位很会讲道的人，极有圣经的知识。但人和他谈话一段时间后，他会说，‘对不起，我要抽一点烟。’（至少他没有在召会聚会中抽烟，只在家中抽。）他抽烟斗差不多五分钟之后，就有精力继续讲论。这说明什么？这就是只有话，没有那灵。有那灵而没有话，乃是虚空；有话而没有那灵，只是字句。这两者必须一直是并行的。我有些担心，甚至在安那翰的圣徒们也没有读圣经、信息和属灵书刊。我们只是去上班、回家、聚会、在聚会中尽功用并祷告。聚会中为什么没有丰富？我们太瘦弱了；我们只是呼吸并喝，却没有吃。这四项规例我们若都持守，当我们来到聚会中就会活而丰富。我们有太多叫人笑一笑的见证，却没有多少内容。我们都是贫穷瘦弱的。不要怕体重增加；我们在属灵上绝不会超重。我们吃得越多越好。我曾在几个地方对年轻人说过，他们每天最少需要读一页圣经，更好是读三页。你能很轻易的在五分钟内读完一页。不要选择；从创世记开始，吃完‘第一道菜’，然后往前读第二页，就是‘第二道菜’。要读过整本圣经。当你读到家谱时，你必须学会每个名字的正确发音，不要跳过这些名字；不要推开骨头去找甜点。当你读到末了一节：‘愿主耶稣基督的恩与众圣徒同在，’那才是甜点，那是一块糖。你要读完整本圣经。你若一天读三或四页，就能在一年内读完整本圣经；然后回头再读一遍。这会帮助你；你天天需要守这规例。

试着守住这四项规例。每一天不仅呼求主名，也祷告读经；要读圣经和多种的属灵书刊。早餐时我吃十多种各式各样的东西—从海里、从山上、从树上、从牲畜、从田地来的。我学会健康之道，不要只吃一样东西；要吃各式各样的东西，至少五种—不是只有两片土司和一杯咖啡。然后还有第四个规例—睡眠。姐妹们»你们需要睡眠。我遗憾的说，姐妹们谈话太多，有好些姐妹想得太多；思想比谈话更使你精疲力竭，你要停下思想。为着你的肉身，最好恢复精力的路是停下一切事；为着你的灵，你需要在主面前休息。我能向你保证，那是祂向你说话的时候。你也许不清楚，你越祷告，越交通，就越不清楚。那么多的祷告和交通之后，你只要在主里面休息十分钟，光就会临到，天就会破晓。没有什么能取代睡眠。你们愿意在要来的两周都实行这事么？届时我也许会查问你们。

第七章 关于认识复活的生命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我何难与基督同死，因复活我已认识；

我何难与耶稣同苦，因神旨我愿顺服。

主借着复活的能力，今生在我的灵里，

因此我欢乐着举足，直走十字架的路。（诗歌三六二首，宣信。）

这首诗歌，特别是上面所引的第二节，乃是美国属灵领袖中所写最好的诗歌。然而，珍赏这首诗歌的基督徒不太多。有人说，宣道会的诗歌本已经没有收录宣信（A. B. Simpson）写的这首宝贵的诗歌。你若查看我们英文诗歌本后面原著者索引，就会看见我们收录了宣信所写的诗歌超过三十首（中文诗歌本收录了十九首）。希奇的是，甚至五十年前，在中国就有一位年轻人，认出这些诗歌中的宝贝。倪弟兄率先找出这些宝贝，并且很高明的将这些译为中文。我要说，这首诗歌的中文译文比英文原作更有诗意，中文里每行末的押韵更好。宣信的女儿为他的诗歌谱了许多曲。他写歌词，她作相配的曲调。虽然我唱得不好，却喜欢唱这首诗歌。不是每个人都珍赏这种诗歌的价值。倪弟兄还将宣信另一首诗歌译为中文，也是我非常喜欢的：‘主，求你向我吹圣灵。’（诗歌二一〇首）我们在一九六三年将其刊于英文诗歌本。有一次，一位曾在弟兄会当中作传教士二十五的弟兄，气忿忿地来找我，抗议说，‘李弟兄，这是什么诗歌？吸入，一直吸入...!’我一句话也没有说。不到六年之后，这位弟兄对我说，‘李弟兄，我们诗歌本里最好的就是那首关于吸入的诗歌！’他的口味为什么有这样的改变？这全在于我们的珍赏，而珍赏又在于我们的领会。你若查看各种不同宗派的诗歌本，你很难找到像这两首那样的诗歌，因为没有受到珍赏，人不感兴趣；他们没有过这样的生活。这指明就着主耶稣作我们的生命而言，今天的基督教远离了正轨；因此，这样的诗歌不合他们的口味。

主作我们的生命，这乃是我今天的负担；我祷告愿这成为我们的负担。没有这样的生命，主的恢复就没有内容；无论我们所说的是什么，就只是虚空的形式。诗歌三百六十二首第二节开头说，‘我何难与基督同死，’这节的宝贵之处在哪里？就我们所知，在召会历史中，也许宣信是第一个进入腓立比三章十节的人。谁能说，‘我何难...死？’想想你所知道的所有书籍，谁说过这样的话？谁能说这样的话？为什么不难死？‘因复活我已认识。’我不难死，因为我正在享受、实化复活的生命。

这复活的生命是在耶稣里面。祂出来尽职时，祂所作的头一件事就是受浸；祂在十字架上的死也是一个浸。西庇太儿子的母亲，来为他们寻求地位时，主问说，祂将要喝的杯，他们能喝么；祂将要受的浸，他们能受么？（太二十 20~23。）那浸就是主的钉十字架。在祂尽职的起头，祂进入水浸；在祂尽职的末了，祂受钉十字架的浸。祂能经过这两个浸，因为祂里面有复活的生命。宣信必定有所看见。在美国的基督徒历史中，他可视为最属灵的弟兄之一。

‘因神旨我愿顺服’，原英文诗是‘当我心喜乐涌出’。这喜乐也来自复活的生命。许多教师指出腓立比书是一卷喜乐的书。当保罗那么喜乐时，他是在哪里？他在监牢里。一个坐监的人能写信说他喜乐，并且鼓励受信者也要喜乐，这不是非常特出么？他能喜乐，乃因他里面复活的大能。这首诗非常宝贵；副歌说到：一直走十架窄路！主是受死在那里！求主使我能同你一直走十架窄路！这是对基督真实的经历，是我们众人极为需要的。这首先在于我们以认识基督为至宝，这个带着异象的启示。然后，我们必须回应，必须寻求这事，好使我们赢得基督，并且给人看出是在祂里面。

我的确盼望你们亲爱的姐妹们能来在一起，三到六位，交通这事并且祷告，不仅是为你们自己，也是为整个主的恢复。愿主将祂整个恢复带进这样的寻求、这样的异象、这样的赢得里。这些信息不是为着摆在我们书架上的，这必须是我们的生活。姐妹们，请为此接受负担；这是非常紧要的事。你若看见这异象，首先你会喜乐，但至终你会痛心，不仅是为别人，也是为你自己。今天早上祷告时，我告诉主说，‘主啊，多年来我以为你说到要做醒祷告，乃是因着撒但，因着困扰人的罪；我从未想到，你这样说乃是因着我们没有住在基督里。’因着我们的肉体，我们必须做醒祷告。我们何等容易活在天然生命里，而不活在复活生命里！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腓立比二章十二节提到恐惧战兢。我们若看见主所要的是什么，就会恐惧战兢；不仅是因着撒但、世界和罪，更是因着我们的肉体、我们的己。我们不知不觉，在无意中就活在己里，活在肉体里。我们看事情并作事情，都是按照肉体，而不是在基督里。

我们需要祷告并且恐惧战兢。我们若能感觉保罗写这封书信的灵，就会领会他是很严肃的。请注意这些紧要的发表、强烈的用辞：'在我，活着就是基督'，（一21|）'叫基督在我身体上，…显大'，（20，）'犬类'（消极一面），（三2，）'以认识…基督…为至宝'，（8，）'祂复活的大能'，（10，）'同祂受苦的交托'。（10。）虽然这些话非常强烈，当我们读这几章圣经时，却没有太深的印象。我们是无所谓的。所以我们必须祷告，使我们的兴趣被挑起，使我们从现在起只对这一件事有兴趣。这周末我们要来看保罗如何着重这'同一件事'；但现在我们必须祷告，使我们和别人都严肃认真的进入这事。

第八章 关于一个失去的异像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我愿意与你们一同稍微温习召会历史，好对已过这两个周末所论到模成基督的死，以及祂复活大能的信息，能有透视的观点。早期使徒们离世后不久，新约中所写的许多事就失落了；所剩的只是外形和一些道理。大约有两、三个世纪之久，所谓的教父们在关于基督的身位和其他的一些道理上反复争辩。这是仇敌的诡计，要使信徒偏离，不以更深的认识基督为至宝。第六世纪末了，天主教就完全形成。从那时起直到十四世纪，基督教是走下坡的；甚至世俗的历史也称那段时期为黑暗时期。不仅基督教被带进黑暗里，人类也被带进黑暗里。

然后改教运动兴起，其中除了因信称义之外，所恢复的很少。当然，即使从第二世纪以降，直到十五和十六世纪路德马丁(Martin Luther)的时候，都有一些对主有更深追求的人。那些研究召会历史的人，忽视了这条线；只有弟兄会对这条线作一点查考。改教所带进来的，除了因信称义之外，乃是更多的混乱。原来只有一个天主教，现在又有了国教。此外，脱离天主教的控制，导致许多私立或者个人教会(容我这样称呼)的形成。许多基督徒领袖，脱离了天主教的控制，只在意他们所觉得对的；所以浸信会、长老会、和卫理公会都形成了。不错，有些真理恢复了，但我们已过两个周末所交通的，乃是天主教、国教、私立的会、或奥秘派所未摸着的。奥秘派不是那么稳健。即使他们的教训有些是好的，但不是那么健康，不是那么纯净。因信称义是稳健的，但奥秘主义不是那么稳健。虽然奥秘派的教训先由劳威廉(William Law)，后由慕安得烈(Andrew Murray)所改进，这两位弟兄和奥秘派的人都从未看见模成基督之死的事。宾路易师母(Mrs. Penn-Lewis)首先摸着这事。她从慕安得烈的教训得着许多帮助之后，靠着主的怜悯，又进入这更深的事。你若能得到她在一九一三和一九一四年出版的各期‘得胜者报’(The Overcomer)，就能读到她最好的著作。五十年前，大约在倪弟兄写‘属灵人’的时候，他翻译了宾路易师母重要的著作。

虽然她也许是使徒们之后头一位看见基督主观之死的人，但按照我所知道的，她没有说到我们在已过周末所交通，基督之死所完成的全部十二项。除了救赎之外，基督的死仍有许多方面，包括基督以蛇的形状而死，(约三 14,) 以及涂抹了规条上所写的字据。(西二 14。)我怀疑宾路易师母曾说到这两项。新约里清楚的说到所有这十二项，但你能看见，其中有些项目至今都没有基督徒摸着过。宣信(A. B. Simpson)的诗歌显示他受到宾路易师母信息的影响，就如‘我已与基督同钉死’。(诗歌三六二首 5)她的著作在一九一三至一九一四年流传很广。然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。一九一五年，五旬节运动在麻萨诸塞州启动，也在洛杉矶阿苏撒街(Azusa Street)开始。宣信在他们中间，直到他们决定将说方言列为灵浸经历的证据。宣信和其他一些人抗议并退出，然后形成宣道会(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Church);那些仍留下的人就形成神召会(Assemblies of God)。在宾路易师母的职事兴盛的那段期间，有位年轻人刚满三十岁，名叫史百克(T. Austin-Sparks)，与宾路易师母同工并向她学习。在一九五五年史百克亲口告诉我，他至终领悟自己在两件事上不能再赞同宾路易师母。第一，宾路易师母一点都不注重外在的实行。关于水浸，她说只要有灵浸，就不需要水浸。关于主的桌子，她觉得对基督主观之死的真实经历，乃是对主真正的记念；无需形式的桌子、饼和杯。宾路易师母强烈反对这两项实行；这是史百克无法同意的。他不仅认可这两项，还加了第三项一按字面的实行接手。第二，史百克一面承认宾路易师母从主学习了许多，但他不喜欢看见姐妹领头。至终，他们分道而行。

史百克一离开，宾路易师母的异象就止住了。我们年年订阅她的报刊，很明显的，从那时起，她只是‘炒冷饭’。史百克转而开始有看见。一九二五年左右，他的‘见证人与见证报’(A Witness and a Testimony)出版，每期都有一些新东西。从一九二五年至一九四〇年，每期都有一些新的看见。这就是为什么倪弟兄和我们众人都很受他影响。虽然宾路易师母看见模成基督的死，史百克看见复活，但在那里可以实行他们所看见之事？在各公会里，曾有许多寻求者想要实行宾路易师母的教训，但不成功。然而，曾有少数人实行过史百克所看见的。我们当中有少数人甚至到过史百克所在的贵橡(HonorOak)那里。在一九三八至一九三九年，主差遣倪弟兄到贵橡去寻求交通。那些在贵橡的人拒绝了主给倪弟兄所看见的，就是实行的召会生活。从史百克拒绝关于实行的召会生活这异象起，他的异象就止住了。

就如宾路易师母的情形，他的出版品也指明，人一旦拒绝进一步的看见，他的职事就走下坡。我要说的点是什么？请看看今天的基督教，哪里有人传讲已过两个周末我们所交通的事？对于这条线，今天没有人有兴趣，没有人有胃口，所以也没有这样的食物。我在二十世纪头二十五年末了的一九二五年得救，至今又过了两个二十五年。在这五十三年中，我一直观察关于主的权益的事，也一直读书报和历史。基督教在二十世纪的黄金年代，是从一九二〇年到一九四〇年。从一九五〇年起，基督教没有出版过任何大有影响力的书。从最近的出版品可以明显看出，基督教已走下坡。在美国这个国家的基督教，代表全地基督教的状况。二十世纪在一九四〇年之前，出版了成百上千顶尖的基督徒书籍。但现在，请指出一本来吧。只有倪柝声弟兄的著作很特出。

从第二次世界大战起，倪弟兄的书就往外流传。从一九六〇年起，这些书几乎顶替了之前别人的出版物。很可惜的，他书籍的出版者拒绝召会生活的实行，认为那是异端。亲爱的圣徒们，我们很清楚看见，没有召会生活的实行，就无处可以应用这些更深的真理。至终，宾路易师母和史百克弟兄起不了作用，因为他们虽有两个宝贝一模成基督的死，以及复活一却无处实行。一位弟兄告诉我，他在史百克弟兄晚年与他有过个别的谈话；在那次谈话中史百克弟兄说，他的难处是在于应用。他不知道在那里应用他所看见的，但他还是不愿接受召会生活。

姐妹们，你是否知道已过七年，我们失去了模成基督之死与祂复活大能的异象？这两件事必须是召会生活的内容。我们是在实行召会生活，但我们不再有这两件事作为我们的内容。我们不仅必须诊断天主教、国教、私立的会、和自由团体，也必须诊断自己。我们已经失去主借着这两个管道—宾路易师母与史百克弟兄—给祂子民所看见的。我早年刚进入主的恢复，就看见这异象，并一直为着这异象。倪弟兄绝没有失去这异象。何等可惜，主要是由于我的疏忽，从一九七一或一九七二年起，我们失去了我们的异象。否则，为什么我们喜欢补充本里的诗歌，过于诗歌本里在这条线上的诗歌？今年年初起，我有一个转；我受到警告，立刻就转了。我告诉主说，‘主啊，我跟随你，我转。’我从外在的事物转离。我无意要矫正、改变、或停止任何事。我早已学知，以人手去摸事情，不能成就什么。我亲爱的妻子知道我已过有多少祷告，现在有多少祷告，我向主悔改，对主说，‘主啊，赦免我。你的恢复错失了异象，这乃是我的错。’不要以为我是说到外在的改变。如果我改换我的穿着，这不会使我变成另一个人；我需要从骨髓改变起。唯一真正的改变乃是从我里面的改变。

无疑的，我们需要召会生活；但我们一旦错失这异象，所谓主的恢复就不复存在了。如果我的身体失去生命，我的身体就没有意义了。姐妹们，不要在外面谈论这事；你要为自己负责。今早我还祷告说，‘主啊，我不要这些话只是给人听见或刊印出来；我要看见至少有些圣徒进入模成你的死的经历。’对于持续地说闲话、松散的谈话、不必要的电话交谈、以及‘亲昵’的关系，我仍然不喜乐。我不在公开的聚会中说这话，也不要改变什么，但我心里知道我们的光景不健康。如果主真借着这两个周末的特会作些事，这一切的闲话就要停止；只会有祷告说，‘主啊，怜悯我。我没有模成你的死；我非常天然。即使在属灵的事上、在交通属灵真理时，我都有自己的偏好、口味、拣选、说话的方式、以及一些“亲昵”的关系。主啊，怜悯我。’我们若爱主并对祂认真，就必接受这话；这话不是出于我，乃是出于主。这是严肃的。为什么我们选择和某些人谈话，而不和另一些人谈话？乃因我们的偏好、我们的拣选；这是出于肉体、出于旧人。我在主和天使面前能说，我甚至不会随意对妻子谈到弟兄们和召会。我实行我所传讲的，查问说，‘主啊，我对妻子谈话时，模成你的死了么？’没有人传递关于你们的讯息；在主血的遮盖之下，我说我知道你们的心在那里，以及我们中间是怎么回事。正如我知道今天的天气凉，上周的天气热——我若不能立刻分辨出来，我必是死人——照样，我灵里也知道闲言闲语的事。姐妹们，因着我知道你们爱主并对这职事有负担，我就有自由对你们说这样坦率而强的话。向着执政的和掌权的，我们没有耶稣刚强的见证，就是我们没有被模成基督之死的见证；因为即使在属灵的事上、在召会的事上、在属灵追求上，我们仍有自己天然的口味、天然的偏好。请不要为其他任何人听这话，请为自己听这话。我也对自己说这话。靠着主的怜悯，我夸口说，我与你们在一起的这么多年中，我从未轻率的对你们谈论到主恢复中任何其他的圣徒。然而，我伤心的说，你们有许多这种的谈论。批评并轻视一些圣徒，乃是严重的破坏了分辨那身体的原则。

这种事偷着进来，因为我们失去了异象。我盼望此后当我们拿起电话筒时，会查问自己是否模成祂的死。我们正要谈论某个真相时，我们该查问。我们需要弟兄姐妹们。若不是为着别人的缘故，我会禁食；我会离开到一个地方去祷告。我们是最需要蒙主怜悯的人，因为别人没有光；我们有光照，却没有照着这条线的实际生活。愿主怜悯我们。不要出了这房间，就去谈论别人；只要把这话带到主面前祷告说，‘主啊，怜悯我。我不要错失你的见证，我要模成你的死。这是你的话，不是白说的。在前几个世纪，在基督教里从没有人摸过这话；如今我们听见这话，也有正确的召会生活来实行这话。主啊，我不要错过这机会。我要实际的模成你的死，也要实际的认识你复活的大能。’

第九章 关于信心的问题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问：留在主的死里，基本上是信心的事么？

答：是的，属灵生活上的一切事都是凭着信。按照希伯来 12 章一节，信乃是所望之事的质实，是未见之事的确定。即使在物质界里，我们也凭信而活；这乃是照着神的经纶。你见过你的灵么？你见过你肉身的生命么？你来到安那翰之前，你见过安那翰么？原则乃是：信质实所望却未见之事。我们乃是凭信往前。我们没有人是过一种我们所知道的生活。一小时之后，我们身上会发生什么事？我们不知道；我们只是凭信往前。信照着什么来质实所望却未见之事？你凭信来到安那翰，是按照地图和一些报导。我们的报导乃是圣经；为着属灵的生活，我们相信圣经。飞行员接受飞行训练时，第一课就是要信靠仪器，而拒绝自己的感觉。他们驾驶飞机必须凭信，照着说明书，而不凭自己的感觉。你坐在火车上时，似乎房子呼啸而过，其实是火车在动，不是房子在动。信总是按照圣经，不是按照我们的感觉。

信与我们的感觉相对。圣经说，我们在基督的死里埋葬了。’我们这浸入基督耶稣的人，是浸入祂的死...所以我们借着浸入死，和祂一同埋葬。’（罗六 3~4。）这里有两个’浸入’：浸入基督和浸入祂的死。但你想：’不对，我正坐在这里。一点没有感觉是在祂的死里，没有感觉我被埋葬了。事实上我是在这里，我怎能说我在坟墓里？’我们的感觉似乎很可靠，但我们必须说，’赞美主，无论我的感觉如何，圣经说我被埋葬了。’按照创世记一章，无论神说什么，事就成了；算得数的乃是神的话。

问：你说神唯一需要的乃是我们的意志；我们是否需要按照信心运用我们的意志？

答：这摸着圣经里的基本原则。神造人时，也造了意志。（我们会在’基础训练’一书里论到三个意志。）宇宙中只有三个意志，其中之一是人的意志，这乃是神所需要的。祂要人接受祂作生命并彰显祂；但祂造人有自由意志。我们若只有屈服的意志，这表明神是小器的。然而，因着祂是如此伟大，祂造我们有自由的意志；并且祂不会强迫我们。祂把两棵树，就是两个意志，摆在我们面前；选择权在于我们。我年轻时很聪明，认为亚当拣选了善恶知识树，只能怪神自己。如果我是神，我甚至连一棵树都不摆在那里；我会把果子直接摆在亚当嘴里。想想这样我能多迅速就成功；新耶路撒冷立时就能建造起来！神选择给人自由意志的作法，乃因祂要向天使和鬼魔表明祂的伟大。祂不直接对

付祂的仇敌，乃是创造一个有自由意志的人来对付他；那人可以选择随从神的仇敌，或随从神。今天人仍然有这选择权。在圣经里，自由意志是件大事。

问：这样，我们是否使用意志操练信心？

答：我们运用我们的意志拣选主。但祂在哪里？一切与神有关的事物都是抽象的，看不见的。所以，没有信心，我们就不可能往前。即使在物质界里，任何与人生有关的事都必须凭信。我们拣选主时，并没有看见祂。新耶路撒冷在哪里？你相信将会有千年国么？主现今与我们同在么？我们见过祂的同在么？如果我们说，‘我觉得主的同在，这就是我快乐的缘故；’佛教徒也会说他们快乐。印度教徒、佛教徒、和回教徒都觉得他们有些什么东西；总是有些东西抓住人。犹太教也是如此。有一位非常好的弟兄，从前与我们在一起，后来他离开了；之后他写信给一个人，说他回到犹太会堂，很享受他在那里的生活。这正强调我们不能凭着我们的感觉而行；我们必须凭着神的话而行。印度教不是神的说话，其他宗教也不是。只有圣经是神的话；我们单单凭信接受神的话。我们必须按照圣经运用意志，凭信拣选主。

问：鉴于你所说关于人的意志的话，有多少是在于定命，有多少是在于人的发起？

答：你必须去找瞎尔文派和阿米尼亚派来解决那问题！这两个学派已经争论了几个世纪，还继续在争论。我们要有智慧才能认识：任何东西，即使薄如一张纸，若没有两面，都不能存在。从我们这面说，我们必须运用我们的意志。我喜欢慕迪（Moody）的说明。有一个年轻人来找他说，‘慕迪先生，我害怕去传福音，因为我唯恐救了那些没有蒙预定的人。’这就是我们的想法。慕迪回答说，‘孩子啊，尽你所能的去救人，越多越好。恩门外面写的是：“凡愿意的都可以来；”一旦我们进了门，回头看，门内写的是：“你是创世之前蒙拣选的。”’在门外时，我们必须定意要相信主耶稣；一旦我们得救了，就知道我们乃是因着蒙了预定，才会相信，才会运用意志得救。

问：承认与相信之间有何关联？

答：圣经不像我们的头脑那么简单；另一面，也没有那么复杂。我们该复杂的时候，却简单；该简单的时候，却复杂。圣经说，我们若相信，就得着永远的生命，且蒙赦免、被称义并得救。我们有好些经节论到这些点。但罗马十章十节说，‘人心里信，就得着义；口里承认，就得救。’在这里，得救不仅包括里面的相信，也包括外面的承认。假定有一个年轻人真相信，但没有承认他相信。当我问他是否得救，他说，‘也许吧；希望如此。’这样，他得救了么？是的，他得救了，但不是得救得那么好。然而如果他承认说，‘我当然得救了。赞美主！’这就不一样了。罗马十章里的得救，程度高一些。行传十六章三十一节说，我们若相信主耶稣，我们和我们一家都必得救。这是救恩的初步。罗马十章九节说，你必须口里承认，好使你得救；这是高一点的得救。按照腓立比二章十二节，我们必须恐惧战兢，作成自己的救恩；这是高得多的救恩。主回来时，魂的救恩将显明出来；这也许与腓立比二章的一样，或者稍微高一些。从我们相信那天起，我们的救恩应当进步；这在于我们有多少经历。我们仍在得救的过程中；还有许多事我们还没有经历，我们就还没有得救到那程度。

问：我能回头问到信的问题么？举例说，如果我们发脾气，对丈夫叫嚷，我们还能在主的死里么？

答：有时我们从主的死里出来了，这时我们需要应用主的血。约翰说，‘我将这些事写给你们，是要叫你们不犯罪。’（约壹二1。）圣经写给我们，是要叫我们不犯罪；但如果我们犯罪，请我们记得主的血。甚至在新约末了几卷书，在保罗说过一切之后，血仍是需要的，也是便于我们天天应用的。

问：这样，我们不必考量我们是否在主的死里么？

答：不必，你若在主的死里，你就是在主的死里；你若在主的死之外，你只要应用主的血。事实上，一天二十四小时当中，我们大约有十九个半小时不在主的死里。任何人在二十四小时当中，有八小时在主的死里，就是非常属灵的人。我是就经历而言，不是就道理而言。例如，甚至现在正当我说话时，我并没有把握我是在主的死里；我不知道。当我们有那种把握，很可能我们就不是在主的死里。我们该怎么办？该何去何从？我们该停止基督徒的生活么？除了得救的确据以外，我们对属灵的事不该有把握。但很奇怪的是，得救的确据却是我们很容易失去的把握。你是否怀疑过你的得救？

在‘天路历程’一书中，本仁约翰说到失去证书(书卷)；这代表得救的确据。我们失去不该失去的确据，却抓住不该持有的把握。如果你说你是圣别的，我告诉你，你就不是圣别的。如果你问我说，‘李弟兄，你真有信心你是在主的死里么？’我要说，‘这样说吧，圣经是这么说；但很难相信，因为我是如此天然，如此在自己里。’然而，我若说我有十足的信心我是在主的死里，这样说就危险了。正确的路是：相信，却没有把握。我们该祷告说，‘主啊，求你时时刻刻帮助我往前。’最好不要分析得太多；只要接受话，并简单的说，‘主啊，阿们，我就接受圣经所说的。’

问：你在波士顿特会提到，如果你曾经疑惑自己的得救，那就是你得救的最大确据。我觉得这话非常有帮助，因为有时我会疑惑自己的得救，这样的话就能安慰我。

答：不错。一九二七年我在读‘天路历程’时，读到基督徒弄丢了证书(意思是得救的确据)那段故事，我受到仇敌的攻击和试诱，去察验我自己是否弄丢了我的证书。我确信我弄丢了。有数周之久我不能好好吃，好好地工作。我有一些论到得救确据的书，如卡亭乔治(GeorgeCutting)的‘救知乐’

问：在信心的事上，同样的原则是否适用于相信主在财物上供给为主工作的人，以及相信主的医治？主仍然尊重我们的信心么？或者我们的信心必须绝对，祂才尊重？

答：圣经说，你所祷告的无论是什么，必须信是得着了。这是极大的奥秘。当我读到慕勒乔治(GeorgeMuller)的自传，非常受他和他的信心影响，我就下定决心跟随他的脚踪，像他那样信靠神。但后来我听到倪弟兄说，任何想要跟随慕勒乔治的人，祷告绝不会得答应。起先我受搅扰，但后来我看见倪弟兄是对的。慕勒死后，他的孤儿院如何呢？他的女婿栾特先生(Mr. Wright)接手经营。栾特跟随慕勒乔治的脚踪，为得着供给祷告并操练信心。结果什么都没发生。至终，孤儿院转手给政府。不错，我们需要祷告，需要相信，需要运用我们的意志，但归根究底，一切全在乎主的怜悯。主以某种方式临到我们时，我们只该接受、祷告、相信，并领受主所赐给的。但当我们的女婿跟随我们，采取同样的步骤，主也许说，‘我不会作任何事。’这在于祂。没有人能模仿别人。你们姐妹们为某些事祷告，如果主答应，这也许加强你们的信心，但别人若想要以同样的方式跟随，就不灵。我们凡事都不能骄傲。慕勒乔治不能为着他所领受的骄傲；那是主的怜悯。我们需要接触主，好一直得着活的带领。

问：几年前主给我一句话：‘你的儿子必活。’我把这话当作是主应许要拯救我的儿子。我没有为他有太多的祷告，因为我站立在这话上。多年过去了，我还没有看见他身上有任何改变。然后仇敌就会来说，‘你为你儿子的祷告不够多。’

答：亲爱的姐妹们，让我这样说，你们所摸着的一切问题需要永世来解答。这全在于主的引导。我们只该天天继续与主交通，并且照着主的引导祷告。对于你的儿子或任何人，原则都一样。当然，有一个原则是：父母该照顾儿女；也有应许说，我们若信靠主耶稣，我们和我们一家都必得救。所以，按照这原则和这应许，我们作父母的该为我们的儿女祷告。但不要带着太浓厚的情爱祷告；仅仅因为他是你儿子，所以你祷告不要他沉沦，这样并不好。

问：罗马九章十六节说，‘这不在于那定意的，也不在于那奔跑的，只在于那施怜悯的神。’这意思是否：即使我们尽所能的运用意志跟随主，至终还是在于祂的怜悯？

答：不错。我们讨论了这么多之后，终于来到罗马九章十五节：‘我要向谁施怜悯，就向谁施怜悯。’赞美主，为着祂的怜悯，使我们乐意跟随祂。我有负担嘱咐你们要随主往前。有些搞道理的人也许想：‘何等可笑；主要向谁施怜悯，就向谁施怜悯；你为什么还浪费精力劝勉他们？’但主说，‘你出去到路上和篱笆那里，勉强人进来。’（路一四 23。）圣经也说到，凡愿意的都可以来。（参 约二 17。）这些经文似乎相抵触，其实只是我们的领会不正确。我们必须平衡。郭维德（Govett）的书论到神的真理有两面——就是对付这事。若有人要跟随慕勒乔治，让他去跟随。至终，他会发现那样不灵，同时他会学习祷告并信靠主。一旦他失望了，也许你就能安慰他。

问：在我们个人生活中，我们是否该为生活中不同的情况主动寻求主的旨意？

答：这是另一个需要很多讨论的点。圣经告诉我们，神的每一个儿女都需要两种的生活：个人生活和身体（或召会）生活。今天大多数基督徒不在意召会生活，只在意个人的属灵生活。他们是没有翻过的饼。（何七 8。）但在召会中，我们常常过分着重召会生活。我们许多人忽视个人、个别与主的接触。我愿告诉年轻人，他们每天至少需要用十分钟与主同在，祷告并读主的话。例如，在考虑婚姻的事上，弟兄需要祷告并将自己奉献给主，好在这事上寻求主的引导；但他也需要与弟兄们交通关于他婚姻的事。这将是极大的保护。另一面，只接受召会的意见也相当危险。我们需要两面。我们需要祷告，并且我们需要与圣徒们交通。原则是，首先接触主，其次考量弟兄们的感觉。这是安全的路。

第十章 关于由死而生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



问：你说有两种的受苦，还有没有其他种的受苦？

答：主耶稣的受苦有两种：一种是为救赎在十字架上的受苦。祂在地上生活期间，没有担当我们的罪；严格说来，救赎的受苦在十字架上只持续了黑暗的三小时。乃是在这三小时里，祂替我们成为罪；按照以赛亚五十三章，神弃绝了祂。祂在地上生活的整个期间，父都与祂同在。唯有在祂被钉十字架的末了三小时，当祂担当我们的罪并替我们成为罪时，祂才呼喊：‘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你为什么弃绝我？’（太二七 46。）祂在那里受苦到极点，作为唯一的罪人受神审判并定罪；祂最大的受苦是被神弃绝。这些是基督救赎的受苦。

另一种的受苦是为产生召会，为释放祂神圣的生命，并将这生命分授到我们里面，使我们可以成为祂的身体。在这受苦里我们都有分；我们若无分于这个受苦，就是对祂不忠信。在祂救赎的受苦里，祂是独自承担；若说我们有分于这些受苦，乃是亵渎。保罗在歌罗西一章二十四节说，他为基督的身体，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。基督的身体还没有建造起来；因此，还需要有这种受苦。另一处说到我们能分于这种受苦的经文，是关于保罗受生产之苦，‘直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里面。’（加四 19。）就我们来说，也有两种的受苦。第一种受苦，就如前面所提到的，是为基督身体的受苦。另一种是因我们犯错，或因自然界所发生的事，而有的受苦。这不是为产生基督的身体；即使世人也这样受苦。若有地震，或是天气酷热，每个人（无论是否基督徒）都受苦，一切的活物都受苦。这是自然界里的受苦。

现在让我说一点关于最近一些信息的中心点。基于昨天信息之后的见证，我似乎觉得圣徒们错失了要点。（编者注：见本册‘经历基督’，第二十二章。）不要以为主要你作‘副驾驶’。祂要你死，而不是为祂作任何事。瞎眼的基督教，使人眼瞎的宗教，才会告诉人要事奉主。神命定的经纶乃是我们必须死。神也要我们凭祂而活。我的意思不是‘为’祂活，虽然圣经里有这样的用辞。我们必须死，使我们可以凭祂而活。这是最近两篇信息所论到两个基本的点。

我们必须借启示看见这事。懂得道理没有帮助。启示的光会杀死你；这光是将你杀死的‘刀’，是将你钉十字架的‘钉子’。已过有些人看见这光，领悟神不要我们为祂作任何事；结果乃是恐惧战兢。你可能记得这故事，有一个人对怀特腓乔治

(George Whitefield) 所传讲的火湖极为恐惧，以致当众从他的座位起来，紧抱着柱子，生怕那一刻自己就掉到火湖里；这说明启示的作用，与仅仅火湖的道理形成对比。从前有位弟兄名叫叨尔勒 (Tauler)，他看见神完全拒绝人的作为，人的最好都是亵渎，都是可憎之物。当叨尔勒看见这事，这使他颤抖。这光影响了他的余生。无论我们听过多少次，或多么懂得道理，我们依然凭自己行事。我们仍以为自己能为主作什么，或某人能为主作什么。这样的想法乃是亵渎，是可憎之物。没有人能不先经过祭坛就进到圣所；凡经过祭坛的，都必须被摆在坛上。主耶稣说，离了祂，我们就不能作什么。(约十五5。) 在我们的想法里，我们以为自己能传福音，也能牧养人。但无论我们作什么，都算不得数；反之，那仅仅是一种背叛。神只要我们凭祂而活。枝子离了葡萄树，就不能作什么；当枝子住在葡萄树上，就凭葡萄树的生命而活，单单彰显那生命。弟兄环境兴起时，其中一节经文可能就在他们里面作工。家庭生活之所以能那么美好，就是因为父母规律的花时间与儿女在一起，向他们说明他们何以要这样生活。

我把主的恢复带到这国家时，没有提出这样的话题，因为我要把负担集中在基督与召会上。但我们切不可忽略我们的家庭生活。不错，我来这里时曾定罪宗教，但已过一年里，有人竟然那样应用，那绝非我的原意。他们鼓励人晚睡、看电影而不守晨更；这样的松散遍及众召会；这是属鬼魔的。尽管我鼓励你们要有规律，但仍然希望你们要全神贯注在主要的事上，就是对基督真实的经历、在父里面真实的一、以及在祂荣耀里的一。圣徒的注意力还没有被带到父和祂的荣耀里。我们的见证还在枝节的点上。当然，要作关于在父并在祂荣耀里是一的见证，并不那么容易。历世纪以来，很少圣徒实化主在约翰十七章里的祷告。主的话非常积极：‘我在他们里面，你在我里面，使他们被成全成为一。’ (23=) 消极的事物被摆在一边了；但信徒要被成全成为一，被带到三一神里，甚至被带到祂的彰显里，就不能留在他们天然的光景和地位里。

问：父的荣耀和子的荣耀之间有何不同？

答：约翰十七章一节说，‘父啊，...愿你荣耀你的儿子，使儿子也荣耀你。’父的荣耀在于子身上显明时，那也是子的得荣耀。子的得荣耀就是父的得荣耀；并不是两个得荣耀。甚至在我们身上，当主在我们身上得荣耀时，我们也就在祂身上得荣耀。帖后一章九节说到在那日，当主耶稣‘来，在祂圣徒身上得荣耀’的时候。在祂那一面，那是祂的得荣耀，但祂在我们身上得荣耀时，我们也要在祂身上得荣耀。或者我们可以说，我们在祂来时，在祂身上得荣耀，祂也要在我们身上得荣耀。这两面的得荣耀乃是一个。我们物质的身体得赎，乃是它的改变形状，也是它的得荣耀。荣耀现今是在我们里面—‘基督在你们里面成了荣耀的盼望’—正在浸透我们。（西一 27。）这荣耀先浸透我们心理的部分（我们的魂）。主来时，这里面的荣耀要浸透我们物质的身体。这就是身体的改变形状。改变形状就是得荣耀。我们得荣耀时，主耶稣就要在我们身上得荣耀，父也要在祂身上得荣耀。

甚至现今在召会生活中，我们也经历一种属灵的荣化。譬如，我们昨晚有个美好的聚会，甚至宣告我们是在荣耀里。在那时，有一会儿，我们的确有父的彰显，并且众人乃是一；没有野心、自高、意见和属世。那时刻过后，这些事可能回来，但那时我们并非虚伪的宣告我们是在荣耀里；那是真实的情形。

问：我们是否能脱离野心、自高和观念，或是我们必须将之压抑，而迁入父里面？

答：若说这些罪恶的事会我们从我们移除，这是不合圣经的。这是一些‘圣洁派’的人教所谓‘拔罪根’的神学异端。海边有许多不动的岩石，在涨潮时就被掩盖。‘涨潮’时我们就是在荣耀里；但涨潮之后有退潮，那时所有的岩石就露出来。不要失望；这退了又涨的潮水，乃是三一神。当没有潮水时，保守一就变成努力联合。当潮水来到，我们就都活在祂里面，不在自己里面，并且是一。我们需要儆醒祷告，保持高涨的潮水，直到我们改变形状。保守并保卫我们的一，就是涨潮。不要等你的野心被除去；罪会始终与我们同在。我们必须接触主、儆醒祷告、并享受涨潮。

问：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中，潮水的涨退是正常的么？或者潮水退去是我们的错？

答：既是正常的，也是你的错。特别在青年人中间，潮水是涨涨退退的。他们的经历是在山的高处和谷的深处之间交替着。这顺序也许继续若干年，以头一次的‘起’和头一次的‘落’持续得最久。这是正常的。逐渐的，起落的时间缩短，直到最终不再有起落。这怎么也是我们的错？落下去若持续得太久，那就是你的错。有时我们的‘起’不太正确。近来有个错误的教训，要人维持高昂的心智状态。你在晚餐桌前发脾气之后在聚会里释放灵，乃是假造的释放。这样的‘起’不是真的。我们需要对付我们错的部分，同时又要依循正常的情形。戴德生（Hudson Taylor）曾经历过低潮期一段时间之后他发现，对这么年轻的人来说，这是正常的。我们落下去时，必须核对：（一）是否里面有隐藏的罪？（二）是否有一些属世的情形？（三）我对主的爱冷淡了么？（四）我与主之间有拦阻么？上述问题若有任何肯定的回答，我们就必须有所对付。回答若是否定的，我们就该有平安。这种‘落’是正常的，并且很快会结束。我们在情感上有‘起’的感觉时，这感觉常是出于主同情我们，要鼓励我们往前。这不表示我们真的起来了。我们高昂的感觉乃是‘糖衣’，要帮助我们往前。实际上，我们在山洞里时，我们的经历才是高的，因为那时的经历才是真实的。我们觉得上了山顶的感觉，其实不过是支持我们往前的‘梦’。真正的功课不是在山顶上学的，乃是在黑暗的山洞里学的。

关于帐幕的竖板

问：帐幕的竖板是用高品质的木头—皂荚木作的。你同意说召会里所有的肢体都是皂荚木么？

答：我们现在还不是，但主会变化我们。

问：皂荚木是基督人性的图画么？只有祂的人性包金么？

答：是的，祂的人性，也就是我们经过变化的人性，乃是包金的人性。

问：你说我们有时在早晨摸着主，然后有些环境兴起，就可能使金剥落。我担心金会剥落。

答：我是根据经历说的。就道理说，凡神赐给我们的，都不可能被剥夺。然而就经历说，许多时候我们觉得，神赐给我们的失去了。我们的经历甚至可能告诉我们，我们没有得救；然而，救恩仍是我们的。我们早晨也许与主有很好相处的时间，有更多金的包裹。然后我们到厨房，看见配偶的长脸，金就剥落了，使我们几乎觉得自己像个不信者。按照我们的经历，金已经剥落了，但实际上金还在。

问：你能否告诉我们更多关于在出埃及三十六章三十四节里的金环？

答：我不想深入这问题，因为仅仅论到金环这件事，我们也许就需要一篇信息。在属灵的经历里，总是有源头或基础。就如我说过的，金环是金的富余或特别的部分。虽然金环似乎是包裹的金的流出，但实际上是其基础。按照我们天然的想法，包裹的金在先，然后是环。落到地里的子粒产生许多子粒，但何者在先？这是鸡和鸡蛋的老问题。成熟的生命就是起初的生命，其实是同一个生命。

出埃及记提到金环是在帐幕的竖板上。圣经里有另外两处正面的提到环。第一处是创世记二十四章二十二节，亚伯拉罕的仆人将以撒送的金鼻环给了利百加。第二处是路加十五章二十二节，归回的浪子从他父亲接受戒指（环）。圣经教师大体都同意，这两个环表征盖印的灵（印涂的灵）。古时，甚至今天在中国，戒指上刻了印；盖上这印的作用与签名相同。印涂的灵就是起初的灵，或使人重生的灵。我们得救时，神将祂的灵（环，或戒指）作为印赐给我们。金环表征那使人重生并印涂的圣灵作为基础。我们得救时所接受的金，乃是环。我们已经有了环的实际。

每块竖板上必定有三个环。帐幕北面有二十块竖板。（出三六 25。）每面有五条门，（31~32，）中门从这一头通到那一头。（33。）必定有三行门—中门从这一头通到那一头，上面一行是彼此连接的两条门，下面一行是两条连接的门。因着有三行门，每块竖板上就要有三个环。三个环告诉我们，我们在得救时所接受的圣灵，就是那使人重生并印涂的灵，乃是三一神的具体化和实际。这灵就是一的那灵。（弗四 3。）

竖板的一不在于包裹的金，乃在于环与门的金。环用以套门。这是一的图画。若只有环而没有金包裹在竖板上，环要用什么固定？不是用螺丝钉！包裹的金是来自环的金。我们众人无疑都有环，但我们不大联结，因为竖板几乎毫无包裹。似乎是金先包裹竖板，然后从多余的金作环。这仅仅是外表；事实乃是：我们已经得着那灵的金，就是金的环；然后金从环扩展出去，包裹我们全人。我们从经历知道这学。我们不就是创世记二十四章里的利百加么？河于子，我们是利百加，祂的未婚新妇。我们不就是路加十五章里归回的浪子么？射于父，我们是归回的浪子。在这两个学例中，我们都接受了那灵的金（戒指）。现今祂在我们里面扩展，包裹我们。我们有那灵的一；我们借着被包裹而保守这一。

一是在于环与门的金；R也表征那灵。然而甚至门也有皂荚木；也就是说，在联结的那灵里仍有基督的人性。祂属人的性情包括、包裹在联结的那灵里。环以包裹的金为其基础，但实际上环才是基础，而不是金。这提醒我们，即使我们已经有了那使人重生并印涂的灵，但若没有足够包裹的金，我们仍然没有一的坚实基础。

需要学习主话的人

我盼望年轻的一代有些人兴起来，学习认识圣经。我们年轻时，受训练按照圣经管治的原则研读圣经。按照人的想法随意解释圣经，是毕昧的。圣经是其本身的解释者。譬如，我们若想要找出竖板上环的意义，就必须找出圣经中提到环的其他正面的参考经文。我们持守这原则并祷告，光就会临到。我盼望有一些青年弟兄兴起来，学习如何正直的分解真理的话。（提后二 15）这样的人在堕落的时期会对召会提供保卫。否则，主的行动就没有真理的保卫。

关于恢复我们‘失窃’之物、以及真理的扩展

问：你能否再告诉我们，这职事的目标是什么，好叫我们不偏离目标？

答：我想我们都清楚，新约的职事乃是供应基督，为着祂身体的建造。当然这包括了传扬福音、教导真理、牧养和长老职任。这一切都是新约职事的不同项目。多年来这一切不同的项目持续在实行，但目标却失去了。基督徒传福音，却忽略了召会。他们教导真理，却忽视了召会的建造。他们作了许多很好的基督徒工作，却不喜欢听见任何关于召会的事。召会对他们来说是绊脚石；提到召会就惹麻烦并得罪人。有这样的态度，就是规避新约经纶的目标。我们因着将自己对准这目标，就遭受从基督徒，甚至从一些有心寻求的基督徒而来的攻击。

问：在感恩节特会中，我们得知召会生活中的许多事物，比如说奉献，需要得着恢复。我们看见有些堕落的情形，并领悟有些事物已经失去时，祷告是得着恢复最好的路么？

答：不错。在过去两年，许多宝贝不知不觉已从我们的家中‘失窃’了。我们现在回头就能看见，我们曾经在欺骗人的乌云底下。在那段期间，虽然训练聚会照常举行，但召会聚会中没有释放正确的话语，论到如何接触主。不仅在安那翰是这样，其他召会也有同样的缺憾。召会聚会主要的变成呼喊、释放、弹吉他和唱诗。在这里丑恶的事还没有被带进来，但有一个地方，甚至有独唱和二重唱。许多事偷偷的在进行着。过去这十四、十五年间，主借着这分职事带进恢复里的许多丰富，已经‘失窃’了。青年人不知道如何进入主的话，也没有受教导要如何祷告。在某地的‘训练’，甚至从青年人夺走这些实行。我们需要祷告，求主把祂恢复的一切丰富带回来。这些丰富在我们所出版的书籍中找得到，包括已出刊的‘水流报’(TheStream)。在德州的弟兄们告诉我，他们有负担将书籍和生命读经中所包括的每个要项，以小册子的形式出版。也许有五、六十个不同的项目，如重生、交通、祷告和卖油涂抹。你是否注意到，在这段清理的时期，主已将我们带回到祂的话？全国各地许多圣徒告诉我，转回到主的话，使他们何等受益。这里的召会现今正在将圣徒带到祷告的生活里。这真是美好。

过去两年间，召会聚会缺乏这些宝贝。在最近的一次出访行程中，一对夫妇告诉我，他们在某地停留了一年之后，离开时有种虚空感。一场又一场的聚会，除了兴奋什么都没有。聚会时感觉还好，但回到家之后，觉得一无所得。那地方其他的人也告诉我相同的事。没有‘训练’，只有娱乐。感谢主，那事已经中止了。不然，再过三、四年，恢复就会荡然无存。姐妹们，我请求你们，要为这些失窃的宝贝项目能被恢复而祷告。不久前在一个大约有五百位圣徒的聚会里，我问他们：‘在过去两年里，你们得着什么？’他们喊说，‘虚空！’我再多问：‘假定你们继续这样下去四年，你们会得着什么？’他们又回答说，‘虚空！’并不是我去那里带来转机，乃是他们厌倦了。无论来聚会或不来聚会，他们都觉得厌倦了。聚会没有内容，只有兴奋和娱乐。要为主恢复里实际的宝贝得着恢复而祷告。不要以为这些是老旧项目；其中有些项目要存到永远。在安那翰的召会已回到正常的光景；我很高兴，在昨天的聚会中没有表演。那里所有的，乃是真实、实际的；虽然在不同的项目上仍需要充实。现在召会正在实行祷告的生活。在我们的祷告中，我们该等候主，好知道主渴望我们怎样祷告。我们该为着各项需要得恢复的事祷告。在近日的访问行程中，我发现超过百分之九十的圣徒，仍渴望主恢复里真实的事物。

问：水流报(TheStream)的头几期，有些论到祷告的信息非常有帮助。这些可印成小册子么？

答：我们没有时间；校对部门也无法处理更多文稿。在德州的弟兄们有负担，也许出一百本小册子，但我们在这里付印以前，他们需要在那里处理校对与排版。这样的小册子能应付需要，在牧养并接触新人上也大有帮助。最好有一本小册子是论到祭司的体系。

问：我有一个关于环(出三六 34)的问题。环是否以某种方式扩展，使竖板被金包帙？

答：不错，这是按照我们的经历。我们首先接受印涂的灵，就是应许的那灵作为印记。这印涂的灵，也就是三一神作为活的灵在我们里面，正等候我们让祂以祂自己浸透我们。因此，按照我们的经历，起初的圣灵总是预备好要在我们里面扩展。遗憾的是，大多数基督徒都忽略那灵的扩展这件事，或者不肯付代价。我们得救之后，必须被主的爱困迫，以爱祂来回报祂，并将自己奉献给祂。在基督徒的圈子里，人错误的将奉献解释为‘奉献为主作工’的意思，就如到差传地区布道。

旧约的预表和新约的教训都清楚的说，奉献自己就是躺在祭坛上，不是为祂作工，乃是让祂作工在身上。献在坛上的祭牲，是要给祭司在其上作工。罗马十二章一节劝我们将自己献上，不是作传道人、传福音者、或传教士，乃是作活祭。一个人要作祭物，就必须躺在祭坛上，不是事奉神，乃是被宰杀、切成块并烧成灰。爱主并奉献给祂，意思是我们愿意将自己摆在祂手中，让祂作祂所愿意作的一切。借着采取这样的地位，我们就向印涂的灵敞开，让祂扩展到我们里面。

那灵扩展的目的，一面是要浸透我们里面，另一面是要用金包裹我们。包裹的意思是彰显或显出；帐幕竖板的显出就是金。金只包裹皂荚木。按预表，皂荚木表征经过变化的人性，也就是作到我们里面的耶稣基督。印涂的灵正在我们里面扩展，成为包里的灵，然后成为联结的灵。请注意有环作为起初的储存，接着有包裹；然后有联结。借着这些步骤，四十八块竖板就成为一。在职事站释放的信息中，目前我们只涵盖了竖板上所立的环，以及包裹；下一次我们将说到联结的一面。或许两年之后，当我们进入出埃及记生命读经时，就可以进入更多细节。

问：我有些困惑，到底是木头还是金经过变化。变化分两部分么？

答：只有木头经过变化。今天基督作为作工的那灵变化我们，不是凭祂神性的元素，主要乃是用祂的人性。今天市面上所有的基督徒书籍中，只有慕安得烈(Andrew Murray)的‘基督的灵’论到这事。他在该书第五篇陈述，当内住的基督在我们里面作工时，祂将祂属人的性情，祂的人性，作到我们里面。但这学不要强调得太过；太过可能引起问题。联结的环不仅是金，也是包了金的皂荚木。（出三六 31~34。）我们从亚当有了人性同其罪，但耶稣在肉体里活在地上时，祂的人性里没有罪。祂无罪的人性被带进荣耀（复活）里，现今祂以这人性变化我们。我们像化合物，主将祂复活的人性元素加进来，好产生改变（变化）。然而，这改变不是像有些基督徒，特别是五旬节派的人以为的，经过数小时的祷告，之后就有神圣的东西临到我们而带来改变。

约翰七章三十九节告诉我们：‘那时还没有那灵，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。’神的圣灵已经有了，但赐生命、复合的灵还没有。出埃及三十一章圣膏油的描述，清楚表明那灵不仅包括橄榄油，也包括所加上的四种香料。这四种香料指明人性、死和复活。这圣灵，复合了在死与复活里的人性，乃是赐生命的灵；这灵用耶稣复活的人性变化我们。祂用这人性包裹我们，使我们变化。

问：包裹与变化是同时发生么？

答：是的，这二者乃是一件事。我们被变化时，就被包裹。变化是内里的实际，包裹不仅是内里的实际，更指向外在的彰显。我们要明白属灵的事，就必须将图画或预表与新约的明言作比较，然后核对我们的经历。要注意，有三个环，不是只有一个。三个环表征父、子、灵。这预表是神所计划的；不是偶然的。

真理、光、和生命的扩展

要有负担为真理、光、和生命扩展到全世界而祷告。在拉丁美洲有很大的需要。在五〇年代，就是二次大战之后，五旬节运动扩展到那里，强而有力持续了数年，特别是在阿根廷；现今五旬节运动已经熄灭，好像气球瘪了气。西班牙语系的国家大部分都缺乏真理、光和生命。这些项目都在主的恢复里；我们这样说并不是夸口。在拉丁美洲对文字有很大的需求。要祷告，求主兴起一些说西语的圣徒，能作正确的翻译工作。当主恢复里所有的宝贝都有西文书报可寻时，中南美洲就能被真理充满。局面是极有盼望的。在阿根廷已经有一些召会，智利有一处，乌拉圭有一处，玻利维亚有一处。巴拉圭将有一处。已经有一些圣徒在哥斯大黎加的首府圣荷西聚会。墨西哥市大约有七十人聚在一起；他们最近才开始擘饼。一旦有书报可用，并有一些弟兄走访各处，你将会看见更多地方被兴起。

早期倪弟兄在时，我们人数少。倪弟兄主要在主的话上作工，释放生命里的真理。他经常告诉我们，他的工作不仅是为着在中国的圣徒，也是为着全世界基督的整个身体，不仅是为着当时，也是为着将来。四十五年前他说了这话，我们已见其应验，虽然他因着被监禁未能亲眼看见，但他的话语职学，现今供应全地基督身体所有的肢体。我里面有同样的负担。你们在此所制作的书刊不仅是为着当前，也是为着将来；也不仅是为着美国约五十处的召会和其他国家的三百处召会。有朝一日，这一切丰富将广为流传。有一个极重要且基本的需要，就是出版这些真理。共产党于一九四九年取得中国政权时，倪弟兄刚结束他第二期的训练；我也在那里。我被打发到台湾之后，他和在中国的同工们意识到他们的时间可能不多，所以他们竭力作工，尽所能的多出版书刊。还有很多书刊来不及出版；这些都失落了。似乎我们每周只出版几篇信息，但这些都可以通过翻译并流通到国外。这不是小的工作。我们盼望能完成整本新约圣经恢复本和生命读经信息；这可能要花六年。我也希望完成旧约头五卷书；这要再花六、七年。当然，我也有负担帮助众召会的建造，但主要的是出版话语，这将成为主恢复的丰富。